摛藻堂四庫全書薈要

集部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

集部

五百家註昌黎文集卷十五 十六

詳校官助教臣常循

臣王杰詳校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卷一萬三千七百九十九 集部

五百家註昌黎文集卷十五　宋　魏仲舉　編

書啟

與孟東野書東野一本作郊

與足下別久矣以余心之思足下知足下懸懸於余也各以事牽不可合并其於人一作他人非足下之為見而日與之處一本而下又有又字足下知余心樂否也余言之而聽者誰歟余唱之而和者誰歟言之而無聽也一無而二字唱之

而無和也一無之而二字獨行而無徒也是非無所與同也一與作以足下知余心樂否也足下才高氣清行古道處今世無田而衣食事親左右無違足下之用心勤矣足下之處身勞且苦矣混混與世相濁獨其心追古人而從之一本作從令之人足下之道其使余悲也一無其字去年春脫汴州之亂幸不死孫曰貞元十五年二月乙酉從董晉喪出汴州四日而軍亂殺留後陸長源嚴曰汴州亂在貞元十五年二月此言去年春則與東野書在十六年也無所與歸與一作以遂來于此主人與余有故孫曰主人謂徐州節度使張建封公往依焉哀其窮居

余于符離睢上集註符離縣名睢水名在梁郡○睢宣佳切及秋將辭去因被留以職事韓曰是年秋建封辟公為幕職故云被留也默默在此行一年矣到今年秋也補注十六年秋○一無秋字聊復辭去江湖余樂也與足下終幸矣李習之娶余亡兄之女樊曰習之翺也公亡兄即禮部郎中雲卿之子弇也○亡一作六集注雲卿之兄仲卿仲卿之子會行第六今作六者非期在後月朝夕當來此補注即十六年四月也張籍在和州居喪家甚貧恐足下不知故具此白異足下一來相視也自彼至此雖遠要皆舟行可至速圖之余之望也春且盡時氣日熱日一作向惟侍奉吉慶愈眼

疾比劇甚無聊不復一一愈再拜（一本余皆作吾）

答竇存亮秀才書

愈白愈少鶩怯於他藝能自度無可努力又不通時事而與世多齟齬念終無以樹立遂發憤篤專于文學文學不得其術（一作學不得其術）凡所辛苦而僅有之者皆符於空言而不適於實用又重以自廢是以學成而道益窮年老而身愈困今又以罪黜于朝廷遠宰蠻縣（孫曰貞元十九年公以言事出為陽山令也）愁憂無聊瘴癘侵加喘喘焉無以冀朝

夕足下年少才俊辭雅而氣銳雅一作清當朝廷求賢如不及之時當道者又皆良有司操數寸之管書盈尺之紙高可以釣爵位若循次而進亦不失萬一於甲科趙本無萬一令乃乘不測之舟一本作川字入無人之地以相從問文章為事身勤而事左辭重而請約請一作情非計之得也雖使古之君子積道藏德遁其光而不耀趙本作遁世而不耀膠其口而不傳者遇足下之請懇懇請一作情猶將倒廩傾囷一作箘羅列而進也若愈之愚不肖又安敢有愛於左右哉顧足

下之能足以自奮愈之所有如前所陳是以臨事愧恥而不敢答也錢財不足以賄左右之匱急文章不足以發足下之事業䌷載而往祝曰說文云䌷纍束也苦隕切一作攟通用垂橐而歸樊曰管子小正篇請侯之使垂橐而入䌷載而歸又國語亦云字作䌷載今所謂䌷載垂橐語出此而公方且遠宰蠻縣故其語相反如此橐橐也䌷收拾也足下亮之而已

上李實尚書書

月日孫曰貞元十九年將仕郎前守四門博士韓愈謹再拜奉書大尹閣下孫曰貞元十九年三月乙檢校工部尚書李實為京兆尹以愈來京師

於今十五年嚴曰此書稱將仕郎前守四門博士退之以貞元十八年授國子四門博士十九年拜監察御史作此書時蓋已罷博士而未授御史正十九年也退之以貞元五年復來京師至是十五年矣所見公卿大臣不可勝數皆能守官奉職無過失而已未見有赤心事上憂國如家樊曰實恃寵強愎專於聚斂公于順宗實錄備書之矣而于此書且復有赤心憂國之語夫憂民乃所以憂國實聚斂毒民如此曰憂國可乎公慷慨正直行行如此乃云爾何哉豈詩所謂因以箴之耶抑屈身以行道聖賢所不免也君子之所為蓋有不可識矣○一本無如家二字如閤下者今年以來不雨者百有餘日韓曰貞元十九年自正月不雨至于七月種不入土野無青草而盜賊不敢起穀價不

敢貴百坊百二十司六軍二十四縣之人皆若閤下親臨其家老姦宿贓銷縮摧沮魂亡魄喪影滅跡絕非閤下條理鎮服布宣天子威德其何能及此愈也少從事於文學見有忠於君孝於親者雖在千百年之前猶敬而慕之況親逢閤下得不候于左右以求效其懇懇謹獻所為文兩卷（謹一作請）凡十五篇非敢自以為文也以為謁見之資也進退惟命愈恐懼再拜

賀徐州張建封僕射白兎書

樊曰公貞元十五年秋佐張建封于徐書是時作

伏聞今月十五日營田巡官陳從政獻瑞兔毛質全白（全作皎）一天馴其心其始實得之符離安阜屯屯之役夫朝行遇之迫之不逸人立而拱（孫曰人立言如人之立左傳云豕人立而啼拱拱手也）竊惟休咎之兆天所以啟覺于下依類託喻事之纖悉不可圖驗非睿智博通孰克究明愈雖不敏請試辯之兔陰類也又窟居狡而伏逆象也今白其色絕其羣也馴其心化我德也人立而拱非禽獸之事革而從人且

服罪也得之符離實我國名孫曰晉灼注漢書云符離匈奴王號也又附離也舊本作符離實我國名又附離也不在農夫之田而在軍田之田一作之田家武德行也不戰而來之之道也有安阜之嘉名焉一作有安附之嘉焉伏惟閤下股肱帝室藩垣天下四方其有逆亂之臣未血斧鑕補注鑕鐵椹也職日切其屬畏威崩析其屬一作之屬讀連上文歸我乎哉其事兆矣是宜具跡表聞以承答天意一無答字小子不惠猥以文句微識蒙念覩茲盛美焉敢避不讓之責而黙黙邪一作而黙賀也愈再拜

上兵部侍郎李巽書或作李異非是

十二月九日孫曰永貞元年將仕郎守江陵府法曹參軍韓愈謹上書侍郎閣下愈少鄙鈍於時事都不通曉家貧不足以自活應舉覓官凡二十年矣嚴曰書稱守江陵府法曹參軍蓋永貞元年也退之以貞元二年入京師至此二十年矣薄命不幸動遭讒謗進寸退尺卒無所成性本好文學因困厄悲愁無所告語遂得窮究於經傳史記百家之說沉潛乎訓義反復乎句讀礱磨乎事業而奮發乎文章凡自唐虞以來編簡所存大

之為河海高之為山岳明之為日月幽之為鬼神纖之為珠璣華實變之為雷霆風雨奇辭奥旨靡不通達惟是鄙鈍不通曉於時事學成而道益窮年老而身益困一本作志亦困私自憐悼悔其初心髮禿齒豁不見知已夫牛角之歌辭鄙而義拙孫曰琴操曰甯戚飯牛車下叩牛角而歌曰南山矸白石爛生不逢堯與舜禪短布單衣纔至骭長夜漫漫何時旦齊桓公聞之舉以為相堂下之言不書於傳記韓曰叔向適鄭鬷蔑惡欲觀叔向從使之收器者而往立於堂下一言而善叔向將飲酒聞之曰必鬷明也下執其手以上曰子若無言吾幾失子矣左氏昭二十八年傳云齊桓舉以相國叔

向攜手以上然則非言之難為一作其聽而識之者難遇也伏以閣下內仁而外義行高而德鉅尚賢而與能一無而字哀窮而悼屈自江而西既化而行矣今者入守內職為朝廷大臣樊曰是歲十一月甲申李巽自江西觀察使入為兵部侍郎當天子新即位樊曰是歲八月庚子憲宗即位汲汲於理化之日出言舉事宜必施設宜一作計既有聽之之明又有振之之力甯戚之歌騣明之言騣祖叢切不發於左右則後而失其時矣謹獻舊文一卷扶樹教道有所明白南行詩一卷孫曰謂遷陽山令時所作舒憂娛

悲雜以瓌怪之言時俗之好所以諷於口而聽於耳也如賜觀覽亦有可採干黷尊嚴伏增惶恐愈再拜

答尉遲生書

韓曰生名汾按公有題洛北惠林寺云貞元十七年七月二十二日與李景興侯喜尉遲汾漁于溫洛又嘗薦汾于陸員外傪故知生為汾也○一本題作答尉遲生汾書

尉遲生足下祝曰廣韻虜複姓有尉遲氏○尉音鬱夫所謂文者必有諸其中是故君子慎其實實之美惡其發也不揜本深而末茂形大而聲宏行峻而言厲心醇而氣和昭晰者無

疑祝曰眙瞷明也前漢暗昧眙瞷○瞷士列切優游者有餘者一作而體不備不可以為成人辭不足不可以為成文愈之所聞也如是有問於愈者亦以是對今吾子所為皆善矣謙謙然若不足而以徵於愈愈又敢有愛於言乎又一作豈抑所能言者皆古之道古之道不足以取於今吾子其何愛之異也其何一作何其賢公卿大夫在上比肩始進之賢士在下比肩彼其得之必有以取之也子欲仕乎其往問焉皆可學也若獨有愛於是而非仕之謂則愈也嘗學之矣

請繼今以言

答楊子書

樊曰楊子者或謂楊陵之子欽之字茂孝也傳嘗言其以華山賦示公公稱之士林即其人也未詳

辱書幷示表記述書辭等五篇比於東都畧見顔色未得接言語心固已相奇但不敢果以貌定敢一作能以一作於知人堯舜所難又嘗服宰予之戒孫曰史記弟子列傳以言取人失之宰予以貌取人失之子羽故未敢決然徧亦不敢忽然忘也敢一作能到城以

來孫曰城謂京城不多與人往還友朋之中所敬信者平昌孟東野補注東野德州平昌人東野砬砬說足下不離口韓曰砬砬語難也。砬砬居乙切又口骨切一作吃吃崔大敦詩不多見補注敦詩名羣每每說人物亦以足下爲處子之秀近又得李七翺書一無七字亦云足下之文遠其兄甚矣一無矣字夫以平昌之賢其言一人固足信矣況又崔與李繼至而交說邪故不待相見相信已熟既相見一作既已相見不要約已相親審知足下之才充其容也今辱書乃云云是所謂以黄金注重外而内惑也韓曰

莊子達生篇以瓦注者巧以鈎注者憚以黄金注者昬其巧一也而有所矜則重外也凡外重者内拙然恐足下少年與僕老者不相類無相字尚須驗以言故具白所以有也字而今而後不置疑於其間可也若曰長育人才則有天子之大臣在若僕者守一官且不足以修理況如是重任耶學問有暇幸時見臨愈白

至鄧州北寄上襄陽于頔相公書

韓曰公元和元年自江陵椽召為國子博士行至鄧州北境作是書以答于頔

伏蒙示孫武順聖樂詞孫曰唐徳宗以後方鎮多制樂舞以獻頔獻順聖樂曲其曲將

半行綴皆伏一人舞于中又令女妓為佾舞雄健壯妙號孫武順聖樂

天寶樂詩 一本作詞 讀

蔡琰胡笳詞詩 孫曰後漢蔡琰字文姬中郎將邕之女興平中沒於南匈奴十二年嚴曰笳音加胡人捲蘆葉吹之也蔡琰字文姬漢中郎將邕之女博學有才辯興平中為胡騎所獲在胡中十二年生二子後曹操素與邕善痛其無嗣乃遣使以金璧贖之而嫁于董祀感傷亂離作詩二章世所傳胡笳十八拍蓋用文姬詩中語而作以詠文姬也

移族從并與京兆書 孫曰京兆尹蓋李實也頔家河南從族居京兆執州人之禮遺實書實使劉禹錫作答曰閤下以大塋世在三原而去河南益遠尚繫望於數百年之外於義不安遂奮然移羣從率先行占占數為京兆人且使使者修敬於鄙薄缺焉不敢當事見禹錫集中

自幕府至鄧之北境凡五百餘里自庚子至甲辰 唐本

無此一字自凡五日手披目視一作覩口詠其言心惟其義且恐且懼忽若有亡一本忘不知鞍馬之勤道途之遠也夫凋谷之水深不過咫尺邛垤之山高不能踰尋丈一無能字人則狎而翫之及至臨泰山之懸崖窺巨海之驚瀾莫不戰掉悸慄祝曰說文掉搖也悸心動也詩垂帶悸兮。掉徒弔切悸其季切掉一作悼眩惑而自失所觀變於前所守易於內亦其理宜也閤下負超卓之奇才蓄雄剛之俊德渾然天成無有畔岸而又貴窮乎公相孫曰永貞元年十二月甲辰加頔同平章事威動乎區極區一

作樞天子之疵孫曰倚疵也詩天子是疵是也諸侯之師故其文章言語一作言語文章與事相侔變化若雷霆變化一作輝赫一作燀赫浩汗若河漢正聲諧韶濩勁氣沮金石豐而不餘一言約而不失一辭其事信其理切孔子曰有德者必有言信乎其有德而且有言也一無而字一無且字楊子雲言曰商書灝灝爾周書噩噩爾韓曰灝灝富大貌噩噩明直貌○灝胡老切信乎其能灝灝而且噩噩也昔者齊君行而失道管子請釋老馬隨之韓曰管仲隰朋從威公伐孤竹迷惑失道管仲曰老馬之智可用也乃放老馬而隨之遂得道見韓子樊遲請

學稼孔子使問之老農韓曰論語樊遲請學稼孔子曰吾不如老農○問之一作之問夫馬之智不賢於夷吾農夫之能不聖於尼父聖一作勝然且云爾者一作然則且云爾者聖賢之能多農馬之智專故也今愈雖愚且賤其從事於文實專且久則其贊王公之能而稱大君子之美不為僭越也伏惟詳察愈恐懼再拜

為分司郎官上鄭餘慶尚書相公啟

孫曰鄭餘慶字居業鄭州滎陽人元和三年六月甲戌以餘慶檢校兵部尚書兼東都留守公時為都官員外郎分司東都

愈啟伏蒙仁恩猥賜示問猥字歐本作俯感戴戰慄慄一作悚若無所容措然尚有厥誠須盡露於左右者敢避其煩黷一作默懷不滿之意於受恩之地哉愈幸甚三得為屬吏孫曰元和元年九月丙午餘慶為國子祭酒公為博士十一月庚戌餘慶為河南尹公分司東都至是餘慶為留守公為都官員外郎朝夕不離門下出入五年嚴曰集有送鄭涵校理序涵即餘慶之子也序云愈為博士也始事相公於祭酒分教東都生也事相公於東太學今為郎于都官也又事相公居守三為屬吏經時五年餘慶永貞元年八月同平章事元和元年五月罷為太子賓客九月改國子祭酒十一月為河南尹二年三月加兼知東都國子監事三年六月為東都留守退之以元年為國子博士二年分教東

都四年改都官員外郎守東都省上此啟時已五年矣竊自計較受與報不宜在門下諸從事後故事有當言未嘗敢不言有不便於己輒吐私情閤下所宜憐也分司郎官職事惟祠部為煩且重愈獨判二年日與宦者為敵樊曰皇甫持正為公神道碑云除尚書都官郎中分司判祠部中官號功德使司京城觀寺尚書欽手公按六典盡索之以歸除其無良時其出入云云相伺候罪過惡言詈詞狼藉公牒不敢為恥實慮陷禍故前者懷狀乞與諸郎官更判意雖甚専事似率爾言語精神不能自明不蒙察允遂以慙歸僶俛日日遂踰

累句私圖其宜敢以病告鳲鳩平均歌於國風韓曰詩曹國風鳲鳩刺不壹也在位無君子用心之不壹也毛氏云鳲鳩養其子朝從上下暮從下上均平如壹從事獨賢雅以怨刺韓曰詩小雅北山刺幽王也役使不均已勞於從事而不得養其父母焉其二章云我從事獨賢賢勞也伏惟俯加憐察趙本無俯察二字幸甚幸甚愈再拜

為河南令上留守鄭相公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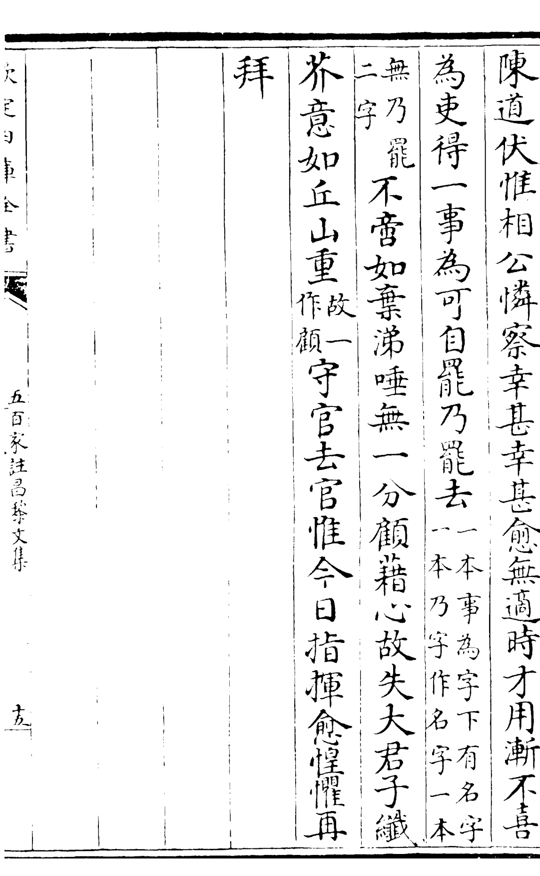
樊曰按李習之狀公行云入省為分司部官員外郎改河南縣令曰以職分辯于留守及尹故軍士莫敢犯禁韓曰公上鄭公書其言剴切甚退甚輕信乎史所謂篤道君子也嚴

曰退之以五年為河南令其分司郎官日嘗論事失餘慶意既令河南猶論列不已故啟云今雖蒙沙汰為縣猶在相公治下又曰守官去官惟今日指揮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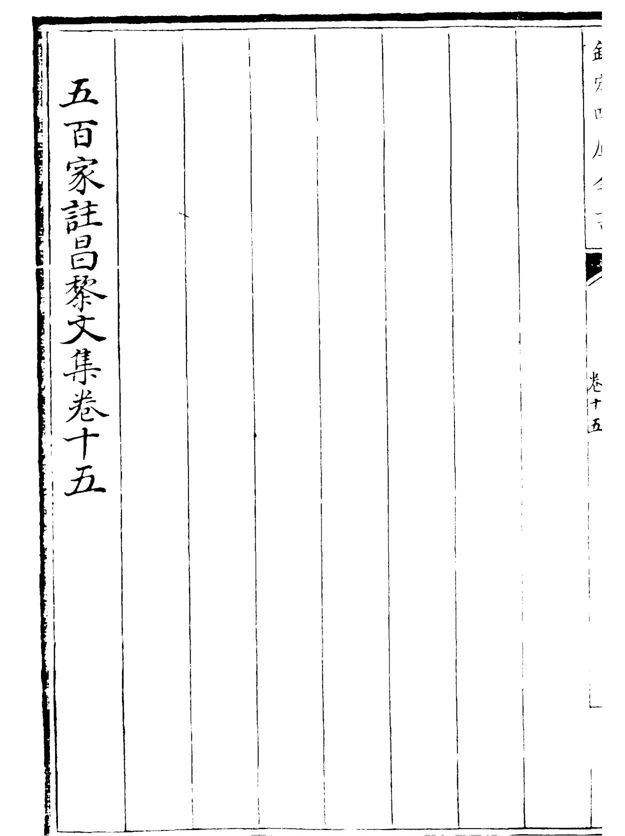
愈啟愈為相公官屬五年辱知辱愛伏念曾無絲毫事為報答效日夜思慮謀畫以為事大君子當以道不宜苟且求容悅故於事一作故每於事未嘗敢疑惑宜行則行宜止則止受容受察不復進謝自以為如此真得事大君子之道今雖蒙沙汰為縣韓曰元和五年冬改河南令固猶在相公治下未同去離門牆為故吏為形跡嫌疑故吏下一無為字改

前所為以自踈外於大君子固當不待煩說於左右而後察也人有告人辱罵其妹與妻為其長者得不追而問之乎追而不至為其長者得不怒而杖之乎坐軍營操兵守禦為留守出入前後驅從者此真為軍人矣坐坊市賣餅又稱軍人則誰非軍人也愚以為此必姦人以錢財賂將吏盜相公文牒竊注名姓於軍籍中以陵駕府縣駕一作毀此固相公所欲去奉法吏所當嫉矣一無矣字雖捕繫杖之未至過也一無至字昨聞相公追捕所告受辱

駡者愚以為大君子之為政當有權變始似小異要歸於正耳軍吏紛紛入見告屈為其長者一無者字安得不少致為之之意乎少一作小為一作抑為之之意一作為言之意未敢以此仰疑大君子及見諸從事說則與小人所望信者與小人一作與諸小人少似乖戾雖然豈敢生疑萬一一作生疑於萬一必諸從事與諸將吏未能去朋黨心蓋覆黤黮祝曰黤黮甚黑也劉伶客至詩黤黮元夜陰韓曰青黑色不明淨也孫曰黤黮謂曖昧也。黤烏敢切黮徒敢切不以真情狀白露左右小人私受恩良久安敢閉蓄以為私恨不一二



陳道伏惟相公憐察幸甚幸甚愈無適時才用漸不喜為吏得一事為可自罷乃罷去（一本事為字下有名字一本乃字作名字一本無乃罷二字）不啻如棄涕唾無一分顧藉心故失大君子纖芥意如丘山重（故一作顧）守官去官惟今日指揮愈惶懼再拜



五百家註昌黎文集卷十五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卷一萬三千八百 集部

五百家註昌黎文集卷十六 宋 魏仲舉 編

書

上宰相書

一有三首字一有一首字韓曰李肇國史補云進士得第謂之前進士公貞元八年登第其後以博學宏辭三試于吏部無成故十一年上宰相書求仕凡三上不報時宰相趙憬賈耽盧邁皆庸人故不能用公是年五月遂東歸

正月二十七日前鄉貢進士韓愈謹伏光範門下嚴曰光範

門在宣政殿西南通中書省再拜獻書相公閤下詩之序曰菁菁者莪樂育材也君子能長育人材則天下喜樂之矣其詩曰菁菁者莪在彼中阿既見君子樂且有儀說者曰菁菁者盛也莪微草也樊曰釋草云莪蘿蒿也阿大陵也言君子之長育人材若大陵之長育微草能使之菁菁然盛也一無也字既見君子樂且有儀云者天下美之之辭也其三章曰既見君子錫我百朋說者曰百朋多之之辭也孫曰古者貨貝五貝為朋百朋言得祿多也言君子既長育人材又當爵命以賜

之賜一作錫厚祿以寵貴之云爾一本作又當爵命賜之厚祿云耳其卒章曰泛泛楊舟載沉載浮既見君子我心則休說者曰載者舟也一本舟字亦作載浮沉者物也孫曰浮沉猶輕重也言君子之於人材無所不取若舟之於物浮沉皆載之云爾既見君子我心則休云者言若此則天下心美之也君子之于人也既長育之又當爵命寵貴之而于其才無所遺焉

補註邵氏聞見錄云退之于文不全用詩書之言如田弘正先廟碑曰魯僖公能遵其祖伯禽之烈周天子賓命其史臣克作為駉駜泮閟之詩使聲于廟其用詩之法如此上宰相書解糈菁菁者莪二百餘字蓋少作也

云云孟子曰君子有三樂王天下不與存焉其一曰樂得天下之英才而教育之此皆聖人賢士之所極言至論古今之所宜法者也然則孰能長育天下之人材將非吾君與吾相乎孰能教育天下之英才將非吾君與吾相乎一本無此句幸今天下無事小大之官各守其所錢穀甲兵之問不至于廟堂論道經邦之暇捨此宜無大者焉今有人生二十八年矣嚴曰逸之以大歷三年戊申生至貞元十一年乙亥二十八年名不著于農工商賈之版其業則讀書著文歌頌也

堯舜之道雞鳴而起孜孜焉亦不為利韓曰孟子雞鳴而起孳孳為善者舜之徒也雞鳴而起孳孳為利者跖之徒也其所讀皆聖人之書楊墨釋老之學無所入於其心其所著皆約六經之旨而成文抑邪與正孫曰抑退抑也與助也○與一作與辯時俗之所惑居窮守約一無守字亦時有感激怨懟奇怪之辭祝曰懟爾雅云怨也詩强禦多懟○懟音隊以求知于天下亦不悖于教化妖淫諛佞譸張之說祝曰譸張誑也書民無或胥譸張為幻○譸音輈無所出于其中四舉于禮部乃一得三選于吏部卒無成一作卒無所成嚴曰答崔立之書云年二十時苦家貧及

來京師見有舉進士者人多貴之因詔州縣求舉四衆而後有成亦未即得仕閒吏部有以博學宏辭選者因又詔州府求舉凡二試于吏部一既得之而又黜于中書既已為之則欲有所成就因復求舉亦無幸焉則此所謂四舉三選也九品之位其可望一畝之宅其可懷遑遑乎四海無所歸恤恤乎饑不得食寒不得衣孫曰恤恤乎昭十二年左氏之文恤恤憂皃濱于死而益固得其所者爭笑之忽將棄其舊而新是圖求老農老圃而為師悼本志之變化中夜涕泗交頤雖不足當詩人孟子之所謂抑長育之使成材一作使其成材材一作才其亦可矣教育之使成才其亦可矣抑

又聞古之君子相其君也一作古君子之相其君也一本無之字一夫不獲其所若已推而内之溝中韓曰孟子曰伊尹思天下之民匹夫匹婦有不被堯舜之澤者若已推而内之溝中今有人生七年而學聖人之道以修其身積二十一年一本漏一字不得已一朝而毀之是亦不獲其所矣伏念今有仁人在上位若不往告之而遂行是果于自棄而不以古之君子之道待吾相也其可乎寧往告焉若不得志則命也一作若不得其志則云云其亦行矣洪範曰凡厥庶民有猷有為有守汝則念之補註書洪範注云民戢有道有

（所為有所執守汝則念錄取之）不協于極（一作弗協于極）不罹于咎（一作弗罹于咎）皇則受之（補註書洪範注云民之行雖不合于中而不罹于咎惡皆可進用大法受之）而康而色（而汝也）曰予攸好德汝則錫之福（補注書洪範注云汝當安汝顏色以謙下人人曰我所好者德汝則與之爵祿）是皆與善之辭也抑又聞古之人有自進者而君子不逆之矣（一作君子而不逆之矣）曰予攸好德汝則錫之福之謂也（自抑又聞至謂也三十字一本無）抑又聞上之設官制祿必求其人而授之者非苟慕其才而富貴其身也蓋將用其能理不能用其明理不明者耳下之修已立

誠必求其位而居之者非苟沒于利而榮于名也沒一作役蓋將推己之所餘以濟其不足者耳然則上之于求人下之于求位交相求而一其致焉耳苟以是而為心則上之道不必難其下下之道不必難其上可舉而舉焉不必讓于其自舉也可進而進焉不廉于其自進也抑又聞上之化下得其道則勸賞不必徧加乎天下而天下從焉則一作其因人之所欲為而遂推之之謂矣一作令也天下不由吏部而仕進者幾希矣主上感傷山林之士

有逸遺者屢詔內外之臣旁求儒雅于四海而其至者蓋闕焉豈無其人乎哉亦見國家不以非常之道禮之而不來耳彼之處隱就閒者孫曰閒即閑暇之閑亦人耳其耳目鼻口之所欲其心之所樂其體之所安豈有異于人乎哉今所以惡衣食窮體膚麋鹿之與處猿狖之與居補注三國志若魚之走淵猿狖之騰木也孫曰狖猿類余救切固自以其身不能與時從順俯仰從一作俗故甘心自絕而不悔焉而方聞今國家之仕進者一無今字必舉于州縣然後升于禮部吏部試之以

繡繪雕琢之文考之以聲勢之逆順章句之短長中其程式者然後得從下士之列雖有化俗之方安邊之畫不繇是而稍進者萬不有一得焉彼唯恐入山之不深入林之不密其影響昧昧惟恐聞于人也惟一作之今若聞有以書上宰相而求仕者上一作進宰相不辱焉宰相字上一有而字一有以字而薦之天子天子爵命之而布其書于四方枯槁沉溺魁閎寬通之士必且洋洋焉動其心峨峨焉纓其冠于于焉而來矣此所以謂勸賞不必徧加乎天下而

天下從焉者也因人所欲為而遂推之之謂者也伏惟覽詩書孟子之所指念育才錫福之所以考古之君子相其君之道而忘自進自舉之罪思設官制祿之故以誘致山林逸遺之士庶天下之行道者知所歸焉（一作知所依歸）焉小子不敢自幸其嘗所著文（嘗一作常）輒採其可者若干首錄在異卷（一有伏字）（一有冀字）辱賜觀焉干黷尊嚴伏地待罪

愈再拜

後十九日復上書

張子韶曰退之平生木强人而為饑寒所迫累數千言求官于宰相亦可怪也至第二書乃復自比為盜賊筦庫且云大其聲而疾呼矣略不知恥何哉豈作文者其文當如是其心未必然邪

二月十六日前鄉貢進士韓愈謹再拜言相公閤下向上書及所著文後待命凡十有九日不得命恐懼不敢逃遁不知所為乃復敢自納於不測之誅以求畢其說而請命于左右愈聞之蹈水火者之求免于人也不惟其父兄子弟之慈愛然後呼而望之也將有介于其側

者雖其所憎怨苟不至乎欲其死者則將大其聲疾呼而望其人之救也（人字一作仁人二字）彼介于其側者聞其聲而見其事不惟其父兄子弟之慈愛然後往而全之也雖有所憎怨苟不至乎欲其死者則將往奔盡氣（往一作狂）濡手足焦毛髮（一有且字）救之而不辭也若是者何哉其勢誠急而其情誠可悲也愈之強學力行有年矣愚甚（一無甚字一作其愚甚一作其愚也）不惟道之險夷行且不息以蹈于窮餓之水火其既危且亟矣大其聲而疾呼矣閣下其亦聞而

見之矣（一作歟）其將往而全之歟抑將安而不救之歟有來言于閣下者曰有觀溺于水而爇于火者有可救之道而終莫之救也閣下且以為仁人乎哉不然若愈者亦君子之所宜動心者也或謂愈曰（一無曰字）子言則然矣宰相則知子矣如時不可何愈竊謂之不知言者誠其才能不足當吾相之舉耳若所謂時者固在上位者之為耳非天之所為也前五六年時宰相薦聞尚有自布衣蒙抽擢者與今豈異時哉且今節度觀察（一有使及二字）防

禦營田及諸小使等（一無及字）尚得自舉判官無間于已仕未仕者況在宰相吾君所尊敬者而曰不可乎古之進人者或取于盜（韓曰禮記曰管仲遇盜取二人焉上以為公臣曰其與遊辟也可人也）或舉于管庫（韓曰禮記曰趙文子所舉于晉國管庫之士七十有餘家生不交利死不屬其子焉）今布衣雖賤猶足以方於此情隘辭蹙不知所裁亦惟少垂憐焉愈再拜（黄唐曰韓上宰相書歷道飢寒有溺焚于水火大聲疾呼之語柳上宰相書序）其大厄比之號隆望救于千仞之下懼其不顧夫不用而窮乃士之常古人寧有乞憐如是乎或曰言不足以盡人柳嗜進改節咎其言可也韓無可訾安得信一時之言訾其終身乎曰不然韓子亦幸而舉進士耳使其

三書獲薦謝恩權門將委己以從人耶抑以身而徇道耶故論人于己然則韓子之賢誠所難能觀人于未然則韓子之言不足為法

後二十九日復上書

三月十六日羈旅一無二字前鄉貢進士韓愈再拜言相公閣下愈聞周公之為輔相也其急于見賢也方一食三吐其哺一沐三握其髮孫曰史記周公子伯禽就封于魯周公戒曰我一沐三握髮一飯三吐哺以待士猶恐失天下之賢人當是時天下之賢才皆已舉用姦邪讒佞欺負之徒皆已除去四海皆已無虞九夷八蠻

曰孫在荒服之外者皆已賓貢天灾時變昆蟲草木之妖說文云昆虫虫之總名妖孽也昆虫草木之妖如五行志所載是矣皆已銷息天下之所謂禮樂刑政教化之具皆已修理風俗皆已敦厚動植之物風雨霜露之所霑被者皆已得宜休徵嘉瑞麟鳳龜龍之屬皆已備至而周公以聖人之才憑叔父之親其所輔理承化之功又盡章章如是其所求進見之士豈復有賢于周公者哉不惟不賢于周公而已豈復有賢于時百執事者哉豈復有所計議能補于周公之化

者哉然而周公求之如此其急惟恐耳目有所不聞見思慮有所未及以負成王託周公之意不得于天下之心如周公之心設使其時輔理承化之功未盡章章如是而非聖人之才而無叔父之親將不暇食與沐矣豈特吐哺握髮為勤而止哉惟其如是故于今頌成王之德而稱周公之功不衰今閤下為輔相亦近耳天下之賢才豈盡舉用姦邪讒佞欺負之徒豈盡除去四海豈盡無虞九夷八蠻之在荒服之外者豈盡賓貢天災時

變昆蟲草木之妖豈盡銷息天下之所謂禮樂刑政教化之具豈盡修理風俗豈盡敦厚動植之物風雨霜露之所霑被者豈盡得宜休徵嘉瑞麟鳳龜龍之屬豈盡備至其所求進見之士雖不足以希望盛德如比于百執事（如一作至）豈盡出其下哉其所稱說豈盡無所補哉今雖不能如周公吐哺握髮亦宜引而進之察其所以而去就之不宜黙黙而已也愈之待命四十餘日矣書再上而志不得通足三及門而閽人辭焉惟其昏愚不知

逃遁故復有周公之說焉一有閤下其亦察之六字古之士三月不仕則相弔故出疆必載質然所以重于自進者以其于周不可則去之于魯于魯不可則去之于齊一無之于齊三字于齊不可則去之宋之鄭之秦之楚也今天下一君四海一國舍乎此則夷狄矣去父母之邦矣故士之行道者不得于朝則山林而已矣山林者士之所獨善自養而不憂天下者之所能安也如有憂天下之心則不能矣故愈每自進而不知愧焉書亟上足數及門數色角切而

不知止焉寧獨如此而已惴惴然惟恐不得出大賢之門下是懼亦惟少垂察焉瀆冒尊威惶恐無已愈再拜

答侯繼書

韓曰正元八年繼與公同登進士第十一年公上宰相書不報遂東歸將出京作是書且云懼足下以吾退歸因謂不復能自强不息故因書奉曉此則公上崔虞部書之時然則公時勵志如此宜乎為百代文章之宗學者仰之如山斗云

裴子自城來得足下一書明日又于崔大處補注崔大名羣字敦詩得足下陜州所留書翫而復之不能自休𢍰知足下

不得留僕又為考官所辱官一作功欲致一書開足下開一作聞并自舒其所懷含意連辭將發復已卒不能成就其說及得足下二書凡僕之所欲進于左右者足下皆以自得之僕雖欲重累其辭欲一作復諒無居足下之意外者故絕意不為行亦自念一無行字方將遠去將一作當潛深伏隩祝曰隩四方土可居爾雅厓內為隩韓曰隩水厓也又藏也○隩於到切字一作奥與時不相聞時一作世雖足下之思我無所窺尋其聲光故不得不有書為別非復有所感發也僕少好學問自六經之外百氏之

書未有聞而不求求得而不觀者也一無也字然其所志惟在其意義所歸至於禮樂之名數於一作于陰陽土地星辰方藥之書歐本無方藥二字未嘗一得其門戶雖今之仕進不要此道然古之人未有不通此而為大賢君子者也趙本無也字僕雖庸愚每讀書輒用自媿今幸不為時所用無朝夕役役之勞將試學焉力不足而後止猶將愈于汲汲于時俗之所爭一作事既不得而怨天尤人者而一作即此吾今之志也一本此吾之本志也懼足下以吾退歸因謂我不復

能自强不息一無我字故因書奉曉冀足下知吾之退未始為不進而衆人進未始為不退也既貨馬即求船東下二事皆不過後月十日趙本月字作旬有相問者為我謝焉愈再拜

答崔立之書

樊曰立之字斯立正元四年進士唐進士禮部既登第後吏部試之中其程度然後命之官公正元八年第進士至是三試吏部不售斯立乃遺公書比之献玉者故公以此書復之然公所學者堯舜三代孔孟之道其文則六經古文也時吏部所試者時文爾公以古

文為寶而吏部試以時文則公之玉蓋未嘗獻也

斯立足下僕見險不能止動不得時顛頓狼狽樊曰狼狽獸名狼屬也生子或欠一足二足相附而行離則躓或言狼狽是兩物狽前足絕短每行常駕兩狼失狼則不能動故世言事乖者稱狼狽失其所操持困不知變以至辱於再三君子小人之所憫笑天下之所背而馳者也足下猶復以為可教貶損道德乃至手筆以問之手筆上一有于字扳援古昔扳皮班切援于元切詞義高遠且進且勸足下之於故舊之道一無足下之三字得之矣雖僕亦固望於吾子不敢望于他人

者耳然尚有似不相曉者非故欲發余乎故一作固不然何子之不以丈夫期我也不能默默聊復自明僕始年十六七時未知人事讀聖人之書以為人之仕者皆為人耳非有利乎己也及年二十時苦家貧衣食不足謀于所親然後知仕之不唯為人耳及來京師見有舉進士者人多貴之僕誠樂之就求其術或出禮部所試詩賦策等以相示僕以為可無學而能因詣州縣求舉有司好惡出于其心司下一有者字四舉而後有成亦未即得仕聞

吏部有以博學宏詞選者人尤謂之才且得美仕就求其術或出所試文亦禮部之類也（一無也字）私怪其故然猶樂其名因又詣州府求舉凡二試于吏部一既得之而又黜于中書雖不得仕人或謂之能焉退因自取所試讀之乃類乎俳優之辭（乎一作於）顏忸怩而心不寧者數月（忸女六切怩女夷切）既已為之則欲有所成就（一無所字）書所謂恥過作非者也因復求舉亦無幸焉乃復自疑以為所試與得之者不同其程度及得觀之余亦無甚媿焉夫所謂

博學者豈今之所謂者乎夫所謂宏詞者豈今之所謂者乎誠使古之豪傑之士若屈原孟軻司馬遷相如楊雄之徒進于是選于一作於僕必知其懷慙一無僕字懷字作媿乃不自進而已耳一作矣設使與夫今之善進取者競于蒙昧之中僕必知其辱焉然彼五子者且使生于今之世一作生其道雖不顯于天下其自負何如哉肯與夫斗筲者孫曰論語斗筲之人何足算也筲竹器容一斗二升決得失于一夫之目而爲之憂樂哉故凡僕之汲汲於進者其小得蓋欲以具裘葛

養孤窮其大得蓋欲以同吾之所樂於人耳其他可否自計已熟誠不待人而後知今足下乃復比之獻玉者以為必俟良工之剖良工一作工人然後見知于天下雖刖兩足而不為病韓曰卞和得玉璞獻之楚厲王王人曰石也刖其左足厲王殁復獻武王王人復曰石也刖其右足至共王即位和乃抱其璞哭于郊王使玉人攻之果得寶玉孫曰琴操卞和得玉獻楚懷王王使樂正子占之言非玉也王以為欺斬其一足懷王死子平王立和復獻之王又以為欺斬其一足平王死子立為荊王和抱其玉而哭王使剖之果有玉乃封為陵陽侯○一本無而字一本作兩刖足而不為痛且無使勍者再尅勍強也渠巾切誠足下相勉之意厚也然仕進

者豈捨此而無門哉足下謂我必待是而後振者趙本振字作進尤非相悉之辭也尤非作非尤一僕之王固未嘗獻而足固未嘗刖足下無為我戚戚也一無足下二字方今天下風俗尚有未及於古者未及一作未有邊境尚有被甲執兵者主上不得怡而宰相以為憂僕雖不賢亦且潛究其得失一無其字致之乎吾相薦之乎吾君上希卿大夫之位下猶取一障而乘之韓曰漢武帝時匈奴求和親羣臣議前博士狄山曰和親便張湯曰此愚儒無知山曰臣固愚忠若湯乃詐忠上作色曰吾使生居一郡能無使虜入盜乎山曰不能曰居一縣曰不能曰居一障間山

自度辯窮曰能乃使山乘障至月餘匈奴斬山頭而去顏師古注障謂塞上要險之處別築為城因置吏士而為障蔽以扞寇乘謂登而守之也公之意取此若都不可得猶將耕於寬閑之野釣於寂寞之濱求國家之遺事考賢人哲士之所終始作唐之一經垂之於無窮誅姦諛於既死發潛德之幽光樊曰李習之答皇甫持正書云僕近寫得唐書史官才薄言詞淺鄙不足以發揚高祖太宗列聖明德使後人觀者文采不及周漢之書僕竊不自度欲筆削國史成不刊之書使僕書成而傳則富貴而功德不著未必聲名于後貧賤而道德全者未必不烜赫于無窮退之所謂誅姦諛于既死發潛德之幽光是翺心也習之此論出公此書故耳○趙本作著盛德于幽光二者將必有一可足下以為

僕之王凡幾獻而足凡幾刖也又所謂勍者果誰哉再尅之刑信如何也士固伸於知己微足下無以發吾之狂言愈再拜

答李翊書

樊曰公答李翊二書或作李翺非也正元十八年陸修佐主司權德輿于禮部公以李翊薦于修用是其年登第此書其十七年所作樾補注呂居仁云退之此書最見其為文養氣妙處

六月二十六日愈白李生足下生之書詞甚高而其問

何下而恭也能如是一無此三字一止無能字誰不欲告生以其道一作之以道道德之歸也有日矣一本作誰不欲告生以其道之歸也有日矣況其外之文乎趙本外字作餘抑愈所謂望孔子之門牆而不入於其室者也室一作宮一無也字烏足以知是且非邪雖然不可不為生言之生所謂立言者是也生所為者與所期者甚似而幾矣抑不知生之志蘄勝於人而取於人邪將蘄至於古之立言者邪蘄勝於人而取於人則固勝於人而可取于人矣一作而可取人矣將蘄至於古之立言者一有

耶字則無望其速成無誘於勢利勢一作世養其根而俟其實加其膏而希其光根之茂者其實遂膏之沃者其光曄曄光也域輒切仁義之人其言藹如也抑又有難者愈之所為不自知其至猶未也雖然學之二十餘年矣始者非三代兩漢之書不敢觀兩一作秦非聖人之志不敢存處若忘行若遺儼乎其若思補注禮記曲禮儼若思茫乎其若迷當其取於心而注於手也惟陳言之務去戛戛乎其難哉其觀於人也不知其非笑之為非笑也一無其字如是者亦有年

猶不改然後識古書之正偽與雖正而不至焉者昭昭然白黑分矣而務去之乃徐有得也當其取于心而注於手也汩汩然來矣汩汩水流貌音骨又胡骨越必二切其觀於人也笑之則心以為喜一無心字譽之則心以為憂一無心字以其猶有人之說者存也如是者亦有年然後浩乎其沛然矣樊曰

自三代以還陵夷至于江左斯文掃地唐興正觀開元之盛終莫能起至正元末而公出於是以六經之文為諸儒唱其觀于人也笑之則心以為喜者大聲不入于里耳而不笑不足以為道此公所以喜若人人皆見而說之而譽之斯亦淺矣此所以為憂李漢所謂將入始而驚中而笑且排先生益堅終而翕然隨以定者其此之

謂歟王荆公乃云力去陳言夸末俗可憐無補費精神好詆之過也汩汩然來矣浩乎其沛然者皇甫持正諭業所云韓吏部之文如長江秋注千里一道老蘇上歐陽書亦云韓子之文如長江大河渾浩流轉者是也

吾又懼其雜也迎而距之平心而察之其皆醇也然後肆焉雖然不可以不養也行之乎仁義之途游之乎詩書之源一作府無迷其途無絶其源一作無虛其府終吾身而已矣氣水也言浮物也水大而物之浮者小大畢浮氣之與言猶是也嚴曰昔人論文章以氣為主退之論佛骨徙鱷魚其使常山也視王廷湊若軒渠小兒以片言折三軍而牛元翼立出則氣之所養可知矣故其文粹然一出于正刊落陳言橫騖别驅汪洋大肆

與孟軻揚雄相表裏豈非氣之盛者言亦從之乎氣盛則言之短長與聲之高下者皆宜雖如是其敢自謂幾於成乎雖幾於成其用於人也奚取焉雖然得用於人者趙本得字作待其肖於器一有邪字無則時用焉四字則時用焉用與舍屬諸人君子則不然處心有道行己有方用則施諸人趙本施字作垂舍則傳諸其徒垂諸文而為後世法如是者其亦足樂乎其無足樂也有志乎古者希矣一作有志乎古人者希矣志乎古必遺乎今吾誠樂而悲之亟稱其人所以勸之非敢褒其可褒而貶其可貶也

問於愈者多矣一有愈字念生之言不志乎利聊相為言之

愈白

重答李翊書

愈白李生生之自道其志可也其所疑於我者非也人之來者雖其心異於生其於我也皆有意焉君子之於人無不欲其入於善寧有不可告而告之孰有可進而不進也言辭之不酬禮貌之不答一作恭雖孔子不得行於互鄉補注論語互鄉難與言童子見門人惑子曰與其進也不與其退也得一作能宜乎余之

不為也余一作愈苟來者吾斯進之而已矣烏待其禮踰而情過乎嚴曰孟子曰苟以是心至斯受之而已互鄉之人雖難與言童子雖無知然能潔己以進聖人斯與之進矣又奚待雖然生之志求知於我耶求益於我其禮踰而情過耶益一作答其思廣聖人之道耶其欲善其身而使人不可及耶其何汲汲於知而求待之殊也賢不肖固有分矣生其急乎其所自立一無生字而無患乎人不已知未嘗聞有響大而聲微者也況愈之於生懇懇耶屬有腹疾無聊不果自書愈白

代張籍與浙東觀察李中丞書

韓曰中丞名遜字友道荆州石首人元和五年八月以遜兼御史中丞充浙東觀察使張籍時為太常寺太祝病眼京師公於是代之為書上遜

月日前某官某謹東嚮再拜寓書浙東觀察使中丞李公閤下籍聞議論者皆云一無者字方今居古方伯連帥之職一無居字坐一方得專制於其境内者得一本作能字惟足下心事犖犖犖呂角切一作卓犖與俗輩不同籍固以藏之胷中矣一作於近者閤下從事李協律翺到京師孫曰翺字習之為浙東觀察判官元

和六年以事至京師籍於李君朋友也不見六七年聞其至馳往省之問無恙外不暇出一言且先賀其得賢主人李君曰子豈盡知之乎吾將盡言之數日籍益聞所不聞一本所上有其字籍私獨喜常以為自今以後不復有如古人者於今忽有之退而自悲一無而字不幸兩目不見物無用於天下胷中雖有知識家無錢財寸步不能自致今去李中丞五千里何由致其身於其人之側致字一作自致二字開口一吐出胷中之奇乎因飲泣不能語一無能字既數日復自

奮曰無所能人乃宜以盲廢有所能人雖盲當廢棄於俗輩一無棄字不當廢於行古人之道者浙水東七州補注浙東所管七州謂越睦衢台處温明也○一本無水字户不下數十萬不盲者何限李中丞取人固當問其賢與不賢不當計其盲與不盲也此句一本無其字當今盲於心者皆是也若籍自謂獨盲於目爾其心則能别是非則一作故别一作計若賜之坐而問之其口固能言也幸未死實欲一吐出平生所知平生字上一有心中二字閣下能信而置之於門耶置一作致籍又善為古詩樊曰白樂

天贈籍詩云張君何為者業文三十春尤工樂府詞舉代少其倫使其心不以憂衣食亂一有也字閤下無事時一致之座側使跪進其所有其一作籍閤下憑几而聽之未必不如聽吹竹彈絲敲金擊石也聽一作聆夫盲者業專於藝必精故樂工皆盲孫曰國語曰矇瞍修聲矇瞍盲也籍儻可與此輩比並乎使籍誠不以畜妻子憂飢寒亂心有錢財以濟醫藥其盲未甚庶幾復見天地日月庶幾下一有其字因得不廢則自今至死之年皆閤下之賜也一無也字閤下濟之以已絕之年賜之以既盲之視其恩輕

重大小籍宜如何報也閤下裁之籍懟䩄再拜䩄音腆諸本無此五字

答李師錫秀才書

韓曰李觀卒於正元十年此書云故友元賓則當在十年後作孫曰師錫蘇州吳人或曰李師錫圖南

愈白故友李觀元賓十年之前示愈别吳中故人詩六章其首章則吾子也則一作即盛有所稱引也孫曰稱引稱誦也○一本作稱況元賓行峻潔清其中狹隘不能包容包一作苞於尋常人

不肯苟有論說因究其所以於是知吾子非庸庸衆人一本作非庸衆人趙本作非庸庸之衆時吾子在吳中其後愈出在外無因緣相見元賓既没其文益可貴重思元賓而不見見元賓之所與者即如元賓焉補注呂居仁云公此數句蓋出于孟子或問百里奚自鬻于秦一章最見抑揚反復處其後曽子固答李沿書亦如此類宜皆詳讀○即一作則今者辱示書及文章一作令辱惠書及文章觀其姓名元賓之聲容怳若相接怳說文云狂皃許往切讀其文辭見元賓之知人交道之不汙孫曰不汙不苟也甚矣子之心有似乎吾元賓也一乎一作於一無吾字

子之言以愈所為不違孔子不以雕琢為工將相從於此愈敢自愛其道而以辭讓為事乎然愈之所志於古者不惟其辭之好好其道焉爾讀吾子之辭而得其所用心將復有深於是者孫曰深於是者謂好其道焉者也與吾子樂之況其外之文乎愈頓首

答陳生書

韓曰陳生或云名商或云名師錫以書求速化之術於公公以待已以信事親以誠而告之此與子張學干祿孔子告之以言寡尤行寡悔之說無異君子之言自衆人視之雖若

迂濶而其理實如此

愈白陳生足下今之負名譽享榮顯者在上位幾人足下求速化之術不於其人乃以訪愈是所謂借聽于聾求道于盲雖其請之勤勤教之云云未有見其得者也愈之志在古道又甚好其言詞觀足下之書及十四篇之詩亦云有志於是矣而其所問則名所慕則科一作利故愈疑於其對焉雖然厚意不可虛辱聊為足下誦其所聞蓋君子病乎在已而順乎在天待已以信而事親以誠嚴曰病乎在已蓋若

所謂舜為法于天下我猶未免為鄉人是則可憂是也順乎在天蓋若所謂知其無可奈何而安之若命是也待己以信者信道篤而自知明是也事親以誠者啜菽飲水盡其歡是也所謂病乎在己者仁義存乎內彼聖賢者能推而廣之而我蠢然為衆人然一作焉一所謂順乎在天者貴賤窮通之來平吾心而隨順之不以累於其初所謂待己以信者己果能之人曰不能勿信也己果不能人曰能之勿信也趙本去此十一字孰信哉信乎己而已矣所謂事親以誠者盡其心不夸於外一作於其外先乎其質而後乎其文者也盡其心不夸於外

者（一作於其外者）不以己之得於外者為父母榮也名與位之謂也先乎其質者文行也後乎其文者飲食旨甘以其外物供養之道者也（養一作食）誠者不欺之名也待於外而後為養薄其質而厚于文斯其不類於欺歟果若是子之汲汲於科名以不得進為親之羞者惑也速化之術如是而已古之學者（一作古人之學）惟義之問誠將學於太學愈獨守是說而俟見知焉（獨一作猶一無知字）愈白

答李翺書

韓曰公貞元十五年以董晉死於汴後依張建封於徐未知所去就意習之以書勉之俾之入京城故公此書言其窮空家累無託及前日客京城之狀以答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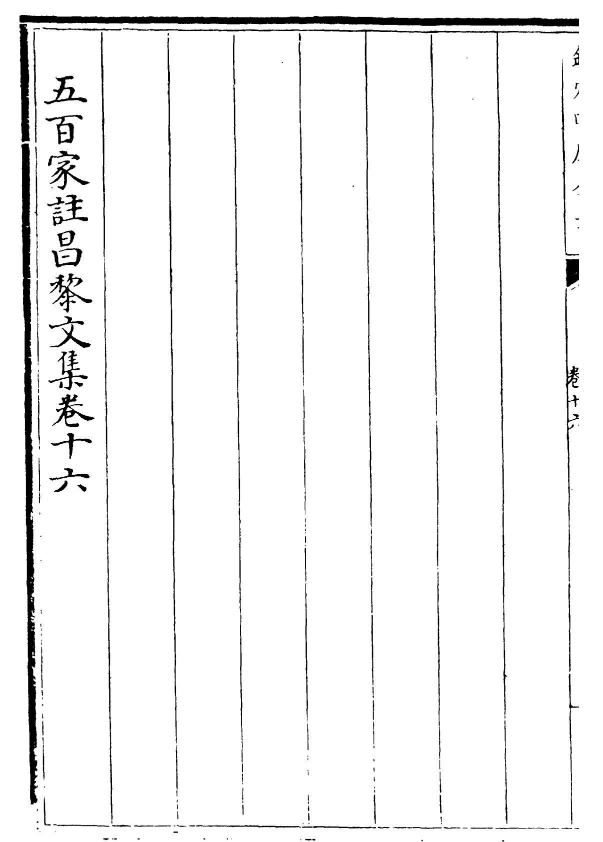
使至辱書一作使來辱足下書歡愧來并一作來文不容於心嗟乎子之書言意皆是也一無書字僕雖巧說何能逃其責耶然皆子之愛我多重我厚不酌時人待我之情而以子之待我之意使我望於時人也僕之家本窮空重遇攻劫孫曰貞元十五年二月宣武軍亂衣服無所得養生之具無所有趙云養體之具一無以有家累僅三十口攜此將安所歸託乎捨之入京不

可也挈之而行不可也足下將安以為我謀哉此一事耳足下誠謂我入京城有所益乎（一作足下謂我入京城有所益乎）僕之所有子猶有不知者時人能知我哉持僕所守驅而使奔走伺候公卿間（驅一作執　間一作門）開口論議其安能有所合乎（所一作以）僕在京城八九年（孫曰謂應進士時也）無所取資日求於人以度時月當時行之不覺也今而思之如痛定之人思當痛之時不知何能自處也今年已加長矣（一無已字）復驅之使就其故地是亦難矣所貴乎京師者得不以

明天子在上得一作豈賢公卿在下布衣韋帶之士談道誼者多乎誼一作義以僕遑遑於其中僕下一有道字能上聞而下達乎其知我者固少知而相愛不相忌者又加少忌一作忘內無所資外無所從一作縱終安所為乎嗟乎子之責我誠是也愛我誠多也今天下之人有如子者乎自堯舜以來士有不遇者乎無也子獨安能使我潔清不洿音污而處其所樂哉非不願為子所云者為一作如力不足勢不便故也僕於此豈以為大相知乎孫曰此謂張建封幕府嚴曰謂在南陽公幕中

也累累隨行役役逐隊饑而食飽而嬉者也飽而嬉一作渴而飲其所以止而不去者以其心誠有愛於僕也然所愛於我者尤少所一作其一無尤字不知我者尤多尤一作猶吾豈樂於此乎哉一無豈字將亦有所病而求息於此也嗟乎子誠愛我矣子之所以責於我者誠是矣然恐子有時不暇責我而悲我不暇悲我而自責且自悲也及之而後知履之而後難耳昔者孔子稱顔回一簞食一瓢飲在陋巷趙本無在陋巷三字人不堪其憂回也不改其樂彼人者有聖者而

為之依歸一無而字而又有簞食瓢飲足以不死其不憂而樂也豈不易哉若僕無所依歸無簞食無瓢飲無所取資則餓而死其不亦難乎子之聞我言亦悲矣嗟乎子亦慎其所之哉離違久乍還侍左右當日歡喜故專使馳此候足下意并以自解愈再拜



五百家註昌黎文集卷十六

謹案卷十五第三頁前八行若愈之愚不肖刋本脫之愚二字據東雅堂及天德堂本增

第五頁前三行其始實得之符離安阜屯屯之役夫刋本脫下屯字據考異及東雅堂本增

第五頁後二行注舊本作符離實我國名又附麗也刋本我訛戎名上衍也字據考異及東雅堂改刪

第六頁後七行注叔向適鄭刋本向訛孫據左傳

改

第七頁前二行內仁而外義刋本脫而字係沿舉

正之誤考異已辨其非今據增

第九頁後八行孫武順聖樂刋本訛順聖文武樂

按東雅堂本亦作文武順聖樂此又倒置也據

新唐書改

第十三頁後七行注改河南令刋本南訛陽據唐

書傳改

卷十六第四頁前八行注民戢有道刋本脫戢字據書傳增

第五頁後五行猿狖之與居刋本與訛所據東雅堂及天德堂本改

第十一頁前一行注一有閤下其亦察之六字刋本有訛作按考異有此六字注謂此也今據改

第十一頁前三行則去之於魯及則去之於齊考異及文章軌範並無於字文義似優存異

第十七頁前八行而其問何下而恭也刋本而訛

高據東雅堂及天德堂本改

第十九頁後三行及四行注一有邪字無則時用

馬四字刋本邪下脫字字又脫則時用馬四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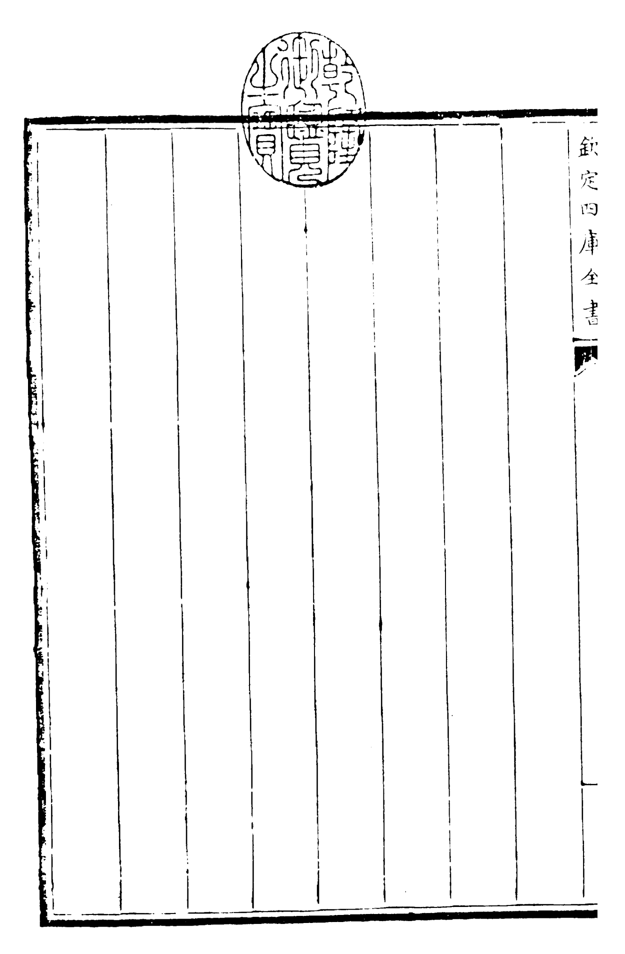
句據考異及東雅堂本增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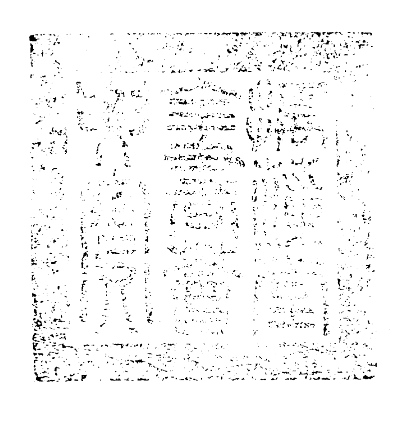
第二十五頁前八行注一作於其外刋本作訛本

據文義改

第二十七頁前七行而處其所樂哉天德堂本作

而處其所可樂哉 存異


欽定四庫全書



總校官庶吉士臣侍朝

校對官庶吉士臣陳文樞

謄録貢生臣潘沛然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

集部

五百家註昌黎文集卷十七
十八

詳校官助教臣常循



五百家註昌黎文集卷十七 宋 魏仲舉 編

書

上張建封僕射書

集註建封字本立兖州人貞元四年為徐州刺史徐泗濠節度使十二年加檢校右僕射

公以十五年二月脫汴州之亂依建封于徐秋建封辟為節度推官至是供職書意以晨入夜歸為不可其不諂於富貴之人可知也

九月一日

嚴曰退之以貞元十五年二月從董晉之喪自汴之洛開汴之亂遂來彭城依張建封至

秋欲辭去建封奏為節度推官因留幕中受命之明日見院中事目有晨入夜歸一件以為不便乃於九月一日上書言之

愈再拜受牒之明日（節度推官牒）在使院中有小吏持院中故事節目十餘事來示愈其中不可者有自九月至明年二月之終皆晨入夜歸非有疾病事故輒不許出當時以初受命不敢言古人有言曰人各有能有不能（孫曰定五年左氏王孫由于之言）若此者非愈之所能也抑而行之必發狂疾上無以承事于公望其將所以報德者（望一作忘）下無以自立喪失其所以為心夫如是則安得而不

言凡執事之擇於愈者非為其能晨入夜歸也必將有以取之茍有以取之雖不晨入而夜歸其所取者猶在也趙本云亦猶在也下之事上不一其事上之使下不一其事量力而任之度才而處之其所不能不彊使為是故為下者不獲罪於上為上者不得怨於下矣孟子有云按孟子云今天下地醜德齊莫能相尚即所謂無大相過也今之諸侯無大相過者以其皆好臣其所教一作命而不好臣其所以受教一作受命一無字以今之時與孟子之時又加遠矣皆好其聞命而奔走

者不好其直巳而行道者聞命而奔走者好利者也直巳而行道者好義者也未有好利而愛其君者未有好義而忘其君者一無其字今之王公大人惟執事可以聞此言惟愈於執事也可以言此事趙云可以言此事一本作可以此言進愈之蒙幸於執事一無之字其所從舊矣若寛假之使不失其性加待之使足以為名寅而入盡辰而退申而入終酉而退率以為常亦不廢事天下之人聞執事之於愈如是也必皆曰執事之好士也如此好一作待執事之待士以禮

也如此執事之使人不枉其性而能有容也如此執事之欲成人之名也如此執事之厚於故舊也如此又將曰韓愈之識其所依歸也如此韓愈之不諂屈於富貴之人也如此韓愈之賢能使其主待之以禮也如此（一無賢字）苟如此則死於執事之門無悔也若使隨行而入逐隊而趨言不敢盡其誠道有所屈於已天下之人聞執事之於愈如此皆曰執事之用韓愈哀其窮收之而已耳韓愈之事執事不以道利之而已耳苟如是雖日受

千金之賜一歲九遷其官孫曰任昉代范雲謝表云千秋之一日九遷荀爽之十旬遠至方之微臣未為速達感恩則有之矣將以稱於天下曰知己則未也一本重有知己二字伏惟哀其所不足矜其愚不錄其罪察其辭而垂仁採納焉愈恐懼再拜

答胡直均書

樊曰直均求謁於公望其稱薦為科第計其後直均竟登正元十九年第此公書所謂時或道之之力也李肇國史補云文公引致後輩為求科第多有投書請益者人謂韓門弟子云

愈頓首胡生秀才足下雨不止薪芻價益高生遠客懷道守義非其人不交得無病乎斯須不展（斯須一作傾渦）思想無已愈不善自謀口多而食寡然猶月有所入以愈之不足知生之窮也至於是而不悔非信道篤者（一作篤行者）其誰能之所示千百言略不及此而以不屢相見為憂謝相知為急謀道不謀食樂以忘憂者生之謂矣顧無以當之（當一作答）如何夫別是非分賢與不肖公卿貴位者之任也愈不敢有意於是如生之徒於我厚者知其賢

時或道之於生未有所益也趙本所字作乃不知者乃用是為謗不敢自愛懼生之無益而有傷也如之何若曰彼有所合吾不利其求一有不得二字則庶可矣生又離鄉邑去親愛甘辛苦而不厭者本非為是也如之何愈之於生既不變矣戒生無以示愈者語於人語上一有謂字用息不知者之謗生慎從之講禮釋友二篇比舊尤嘉一作此書尤嘉志深而喻切因事以陳辭古之作者正如是爾愈頓首

上于襄陽書

孫曰于頔字允元正元十四年九月以工部尚書為山南東道節度使

七月三日嚴曰書稱守國子四門博士當在貞元十八年秋也將仕郎守國子四門博士韓愈謹奉書尚書閣下夫士之能享大名顯當世者莫不有先進之士進一作達負天下之望者為之前焉士之能埀休光照後世者亦莫不有後進之士負天下之望者為之後焉莫為之前雖美而不彰莫為之後雖盛而不傳是二人者未始不相須也然而千百載乃一相遇焉豈上之人無可援下之人無可推歟祝曰援推引進也禮

(記上弗援下弗推援音爰推他回切)。何其相須之殷而相遇之踈也其故在下之人負其能不肯諂其上上之人負其位不肯顧其下故高材多戚戚之窮盛位無赫赫之光是二人者之所為皆過也未嘗干之不可謂上無其人未嘗求之不可謂下無其人愈之誦此言久矣而未嘗敢以聞於人側聞閤下抱不世之材(抱一作苞)特立而獨行道方而事實卷舒不隨乎時文武惟其所用豈愈所謂其人哉抑未聞後進之士有遇知於左右獲禮於門下者豈求

之而未得邪一無而字其志存乎立功其一作將而事專乎報主

雖遇其人而未暇禮邪一無而字何其宜聞而久不聞也愈

雖不才其自處不敢後於恒人閤下將求之而未得歟

古人有言曰請自隗始孫曰史記燕昭王謂郭隗曰誠得賢士與共國孤之願也先生視可者得身事之隗曰王欲致士先從隗始況賢於隗者豈遠千里哉樊曰戰國策燕昭王謂郭隗曰欲得賢士與共國以雪先王之恥對曰誠欲致士先從隗始王築宮而師之樂毅鄒衍劇辛皆往焉○隗五賄切愈

今者惟朝夕芻米僕賃之資是急不過費閤下一朝之

享而足也享一作宴如曰吾志存乎立功而事專乎報主一無

而字雖遇其人未暇禮焉則非愈之所敢知也一無之世所二字之齪齪者既不足以語之以一作與磊落奇偉之人磊魯猥切又不能聽焉則信乎命之窮也謹獻舊所為文一十八首如賜觀覽亦足以知其志之所存愈恐懼再拜

與崔羣書

韓曰羣字敦詩清河人正元八年中進士第時羣為宣州判官而公為國子四門博士洪曰劉禹錫云韓十八太輕薄謂李念八程曰某與崔大羣同年往還直是聰明過人李曰何處過人韓曰往還二十餘年不啻說著文章豈不是聰患過人也按此書稱羣不容口

恐未必盡然蓋禹錫晚與公不相協溢惡之言爾

自足下離東都孫曰公時在徐州幕凡兩度枉問尋承已達宣州主人仁賢同列皆君子孫曰正元十二年八月以崔衍為宣歙觀察使羣與李博俱在幕府公送楊儀之序亦云當今藩翰之賓客惟宣州多賢與之遊者二人焉隴西李博清河崔羣雖抱羈旅之念亦且可以度日無入而不自得樂天知命者固前修之所以禦外物者也況足下度越此等百千輩豈以出處近遠累其靈臺邪孫曰莊子靈臺者有持靈臺謂心也宣州雖稱清涼高爽然皆大江之南風土不並以北將息之道

當先理其心心閑無事然後外患不入風氣所宜可以當備小小者亦當自不至矣足下之賢雖在窮約猶能不改其樂況地至近官榮禄厚親愛盡在左右者邪一無者字所以如此云云者以為足下賢者宜在上位託於幕府則不為得其所一無其字是以及之乃相親重之道耳非所以待足下也僕自少至今從事於往還朋友間一十七年矣嚴曰此書最後言僕無以自全活者從一官於此轉困窮甚葢在貞元十八年守國子四門博士時也退之貞元二年與羣往還至是葢十七年矣日月不為不久所與交往相

識者一無所與二字千百人非不多其相與如骨肉兄弟者亦且不少或以事同或以藝取或慕其一善或以其久故或初不甚知而與之已密其後無大惡因而不復決捨或其人雖不皆入於善而於己已厚雖欲悔之亦不可一無亦字凡諸淺者固不足道深者止如此至於心所仰服一作伏考之言行而無瑕尤窺之閫奧而不見畛域畛音軫明白淳粹輝光日新者惟吾崔君一人僕愚陋無所知曉然聖人之書無所不讀其精麤巨細出入明晦雖不

盡識抑不可謂不涉其流者也以此而推之以此而度之誠知足下出羣拔萃無謂僕何從而得之也何從一作從何與足下情義寧須言而後自明邪所以言者懼足下以為吾所與深者多一無以字不致白黑於胷中耳致一作置既謂能粗知足下而復懼足下之不我知亦過也比有人說足下誠盡善盡美抑猶有可疑者僕謂之曰何疑疑者曰君子當有所好惡好惡一作法好惡不可不明如清河者人無賢愚無不說其善服其為人以是而疑之耳僕應

之曰鳳凰芝草賢愚皆以為美瑞青天白日奴隷亦知其清明譬之於食物至於遐方異味則有嗜者有不嗜者不嗜上一無有字至於稻也粱也膾也炙也炙之夜切豈聞有不嗜者哉疑者乃解解不解於吾崔君無所損益也自古賢者少不肖者多自省事以來又見賢者恒不遇不賢者比肩青紫賢者恒無以自存不賢者志滿氣得賢者雖得卑位則旋而死不賢者或至眉壽不知造物者竟如何一作意竟如何無乃所好惡與人異心哉又不知無乃都

不省記任其死生壽夭邪未可知也人固有薄卿相之官千乘之位而甘陋巷菜羹者同是人也猶有好惡如此之異者況天之與人當必異其所好惡無疑也合於天而乖於人何害況又時有兼得者邪崔君崔君無怠樊曰自太史公作伯夷列傳因論顏夭蹠壽且曰天道是邪非邪公至是求其說而不得從而為之辭曰天與人必異其好惡無疑然終之曰崔君無怠則亦勉其在己者而已此子厚天說所以歸之於仁義之意也僕無以自全活者從一官於此見題注轉困窮甚思自放於伊潁之上韓曰伊山名潁水名嚴曰伊潁二水名伊水出虢州盧氏縣熊耳山潁水舊云

出頴川陽城縣西北少室山陽城縣今省入河南登封當亦終得之近者尤衰憊

憊蒲拜切左車第二牙孫曰僖五年左氏輔車相依脣亡齒寒注云車謂牙車也嚴曰車齒本所着骨也退之是時年方三十六齒落眼昏鬢髮皆白無可謂早衰矣嘗有齒落詩去年落一牙蓋此年作也

故動搖脫去目視昏花尋常閒便不分人顏色兩鬢半白頭髮五分亦白其一鬚亦有一莖兩莖白者僕家不幸諸父諸兄皆康强早世如僕者又可以圖於久長哉以此忽忽思與足下相見一道其懷小兒女滿前能不顧念一作小兒滿前不能顧滿下一有眼字足下何由得歸北來僕不樂江

南孫曰公嘗家宣城官滿便終老嵩下一有山字足下可相就僕不可去矣珍重自愛慎飲食少思慮惟此之望愈再拜

與陳京給事書

樊曰京字慶復大歷元年中進士第貞元十七年京以考功員外郎公以四門博士皆議禘祫十九年京還給事中

愈再拜愈之獲見於閣下有年矣始者亦嘗辱一言之譽貧賤也衣食於奔走不得朝夕繼見其後閣下位益尊伺候於門牆者日益進夫位益尊則賤者日隔伺候

於門牆者日益進則愛博而情不專愈也道不加修而文日益有名夫道不加修則賢者不與文日益有名則同進者忌始之以日隔之疏加之以不專之望（專一作辱）以不與者之心而聽忌者之說由是閤下之庭無愈之跡矣去年春亦嘗一進謁於左右矣温乎其容若加其新也（一有矣字）屬乎其言若憫其窮也（一有矣字）退而喜也以告於人（以一作知）其後如東京取妻子（嚴曰謂為四門博士謁告還洛之時也）又不得朝夕繼見及其還也亦嘗一進謁於左右矣邈乎其

容其若不察其愚也悄乎其言其若不接其情也一作於情也退而懼也不敢復進今則釋然悟翻然悔曰其邈也乃所以怒其來之不繼也其悄也乃所以示其意也不敏之誅無所逃避不敢遂進輒自疏其所以并獻近所為文一無文字復志賦已下十首為一卷卷有標軸送孟郊序一首孫曰郊時為漂陽尉生紙寫補注邵氏聞見錄云唐人有生紙有熟紙熟紙所謂妍妙輝光者其法不一生紙非有喪故不用退之云送孟郊序用生紙急於自解不暇擇耳今人少有知者○生字今本作乏不加裝飾皆有揩注字處急於自解而謝不能俟

更寫閤下取其意而略其禮意一作言可也愈恐懼再拜

答馮宿書

孫曰宿字拱之婺州東陽人公同年進士反復公書詞而考之必其避謗而分教東都時作

垂示僕所闕非情之至僕安能聞此言朋友道缺絕久矣無有相箴規磨切之道僕何幸乃復得吾子一無僕復字甞惘時俗人有耳一有而字不自聞其過懍懍然惟恐已之不自聞也祝曰懍懍敬也畏也力稔切。之一作久而今而後有望於吾子

矣然足下與僕交久僕之所守足下之所熟知在京城時閼閼閼之徒閼虛驕切相訾百倍訾子爾切毀也足下時與僕並居一無並字一無居字朝夕同出入起居亦見僕有不善乎然僕退而思之一無之字雖無以獲罪於人亦有以獲罪於人者一獲作服僕在京城一年不一至貴人之門人之所趨僕之所傲與已合者則從之遊不合者雖造吾廬未嘗與之坐此豈徒足致謗而已不戮於人則幸也追思之可為戰慄寒心故至此以來杜已自下雖不肖人未嘗敢以貌

慢之況時所尚者邪以此自謂庶幾無時患不知猶復云云也聞流言不信其行孫曰禮記儒行久不相見聞流言不信其行嗚呼不復有斯人也君子不為小人之悩悩而易其行孫曰求方朔之詞悩悩恐也許勇切僕何能爾趙本作不委曲從順向風承意向一作望汲汲恐不得合猶且不免云云一作猶且懼不免云云命也如何命一作故然子路聞其過則喜禹聞昌言則下車拜補注一作可此本孟子之說古人有言曰告我以過者吾之師也孫曰荀卿子曰非我而當者吾師也是我而當者吾友也諂諛我者吾賊也願足下不憚煩苟有所聞

必以相告吾亦有以報子不敢虛也不敢忘也愈再拜

與衛中行書

集注中行字大受御史中丞晏之子正元九年進士公始從董晉汴州又從張建封徐州二公甫卒而軍皆亂大受喜公脫禍以書遺公公後寓東都作此書與之故言其窮居之狀云

大受足下辱書為賜甚大然所稱道過盛豈所謂誘之而欲其至於是歟不敢當不敢當其中擇其一二近似者而竊取之則於交友忠而不反於背面者少似近焉

亦其心之所好耳行之不倦則未敢自謂能爾也一本又有不敢當不敢當六字至於汲汲於富貴以救世為事者事一作業皆聖賢之事業知其智謀與力能任者也一作知其智能如謀其力能任也愈者又焉能之始相識時方甚貧衣食於人其後相見於汴徐二州僕皆為之從事日月有所入比之前時豐約百倍足下視吾飲食衣服一無足下二字亦有異乎然則僕之心或不為此汲汲也其所不忘於仕進者亦將小行乎其志耳此未易遽言也凡禍福吉凶之來似不在我

惟君子得禍為不幸而小人得禍為恒君子得福為恒而小人得福為幸以其所為似有以取之也必曰君子則吉小人則凶者不可也賢不肖存乎已貴與賤禍與福存乎天補注武昌石大任曰韓愈謂貴與賤禍與福存乎天則不可也盖禍與福在已而已孟子曰禍福無不自已求之者是禍與福皆存乎已歟福存乎天以予觀之貴與賤存乎天可也名聲善惡存乎人存乎已者吾將勉之存乎天存乎人者吾將任彼而不用吾力焉其所守者豈不約而易行哉足下曰命之窮通自我為之吾恐未合於道足下徵前

世而言之則知矣若曰以道德為已任窮通之來不接吾心則可也窮居荒涼草樹茂密出無驢馬因與人絕一室之内有以自娱足下喜吾復脱禍亂見題註不當安安而居遲遲而來也愈再拜

上張僕射第二書

樊曰公此書諫張建封擊毬事韓曰第二書者或指前論晨入夜歸為第一書也補注𮗚堂劉夷叔云退之諫張僕射擊毬書纔數百言使人意動神悚子厚勸李睦州服氣書費千餘言乃反緩而不切人才相去不可及哉

愈再拜以擊毬事諫執事者多矣嚴曰古者蹴踘以毛實皮蹴踏為戲後世圜木為丸以杖擊之或於驢馬之上謂之擊毬與蹴踘殊異集有汴泗交流贈張僕射詩云毬驚杖奮合且離霹靂應手神珠馳正言擊毬也末章言此誡習戰非為劇豈若安坐行良圖亦諫止之辭也諫者不休執事不止此非其樂不可捨其諫不足聽故也一作哉諫不足聽者辭不足感人心也樂不可捨者患不能切身也趙本作切人身也今之言毬之害者必曰有危墮之憂墮一作墜有激射之虞小者傷面目大者殘形軀執事聞之若不聞者其意必曰進若習熟必無危墮之憂避能便捷

則免激射之虞小何傷於面目大何累於形軀者哉愈今所言皆不在此其指要也一無也字非以他事外物牽引相比也特以擊毬之間之事明之耳一無之字馬之與人情性殊異至於筋骸之相束一作其於血氣之相持安佚則適勞頓則疲者同也乘之有道步驟折中少必無疾老必後衰及以之馳毬於場蕩摇其心腑振撓其筋角氣不及出入走不及迴旋遠者三四年近者一二年無全馬矣然則毬之害於人也决矣凡五臓之繫絡甚微絡歷各切

坐立必懸垂於胷臆之間（必一作即 臆一作腹）而以之顛頓馳騁嗚呼其危哉春秋傳曰夫有尤物足以移人苟非德義則必有禍（補注昭二十八年左氏所載叔向母之辭）雖愷悌君子神明所扶持然廣慮之深思之亦養壽命之一端也愈恐懼再拜

與馮宿論文書

（樊曰按李習之祭公文及公此日足可惜贈張籍詩則二子始皆從公於汴州今此書云近李翺從僕學文張籍亦學於僕則此書其汴州所作歟）

辱示初筮賦（筮一作仕）實有意思但力為之古人不難到但

不知直似古人亦何有得於今人也一無有字一無得字僕為文久每自則意中以為好則人必以為惡矣則一作即小稱意即人亦小怪之一無即字大稱意即人必大怪之也一無即字一無也字時時應事作俗下文字者一無文字二字下筆令人慙及示人人必以為好矣小慙者亦蒙謂之小好大慙者即必以為大好矣一本以為亦作謂之不知古文真何用於今世也真一作直然以俟知者知耳昔揚子雲著太玄人皆笑之嚴曰子雲晚悔雕蟲潛心奥境慕周易而草太元當世之人或譏其尚白或誚其可覆醬瓿或非其僭聖作經猶吴楚稱

王蓋誅絶之罪也子雲泊然自守不以屑意姑俟後世之子雲而已子雲之言曰一無之言二字世不我知無害也後世復有揚子雲必好之矣子雲死近千載竟未有揚子雲可歎也歎一作類其時桓譚亦以雄書勝老子以一作以為孫曰譚字君山沛國相人老子未足道也子雲豈止與老子爭强而已哉一作乎此不為知雄者一云此誠未必為知雄者其弟子侯芭頗知之芭音巴孫曰芭鉅鹿人嘗從雄居受太玄法言以為其師之書勝周易然侯之他文一作侯芭之他文不見於世不知其人果如何耳以此而言作者不祈人之知也明矣直

百世以俟聖人而不惑質諸鬼神而不疑耳孫曰此禮記中庸之文○耳一作矣足下豈不謂然乎近李翺從僕學文頗有所得然其人家貧多事未能卒其業有張籍者年長於翺而亦學於僕其文與翺相上下一二年業之庶幾至乎至也庶幾下一無至字一有全字然閔其棄俗尚而從於寂寞之道以之爭名於時也一有未知果能不叛去乎八字久而不談聊感足下能自進於此故復發憤一道愈再拜

與祠部陸傪員外薦士書

韓曰修字公佐貞元十六年為祠部員外郎十八年權德輿典貢舉修佐之公時為四門博士薦侯喜等十人於修

執事好賢樂善孜孜以薦進良士明白是非為己任方今天下一人而已愈之獲幸於左右其足跡接於門牆之間昇乎堂而望乎室者乎一作於上同亦將一年於今矣念慮所及輙欲不自疑外竭其愚而道其志況在執事之所孜孜為己任者得不少助而張之乎誠不自識其言之可採與否其事則小人之事君子盡心之道也天下

之事士一作不可遽數又執事之志或有待而為未敢一二言也今但言其最近而切者爾執事之與司貢士者與下一字有同相知識深矣一無相字識一作誠彼之所望於執事一作所字所以二字執事之所以待乎彼者可謂至而無間疑矣彼之職在乎得人執事之志在乎進賢如得其人而授之所謂兩得其求順乎其必從也執事之知人其亦博矣夫子之言曰舉爾所知然則愈之知者亦可言也一作文矣章之尤者有侯喜者侯雲長者喜之家在開元中衣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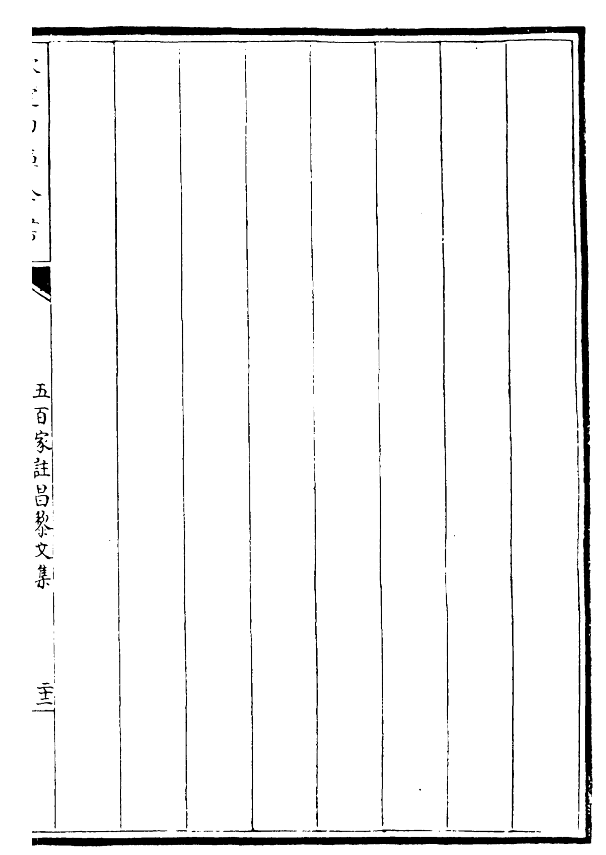
而朝者兄弟五六人及喜之父仕不達棄官而歸喜率兄弟操耒耜而耕一有於野二字地薄而賦多不足以養其親則以其耕之暇讀書而為文以干於有位者而取足焉喜之文章學西漢而為也舉進士十五六年矣補注正元十九年喜中進士第後終於國子主簿雲長之文執事所自知其為人淳重方實可任以事其文與喜相上下補注正元十八年有雲長中進士第劉述古者其文長於為詩文麗而思深當今舉於禮部者其詩無與為比而又工於應主司之試其為人温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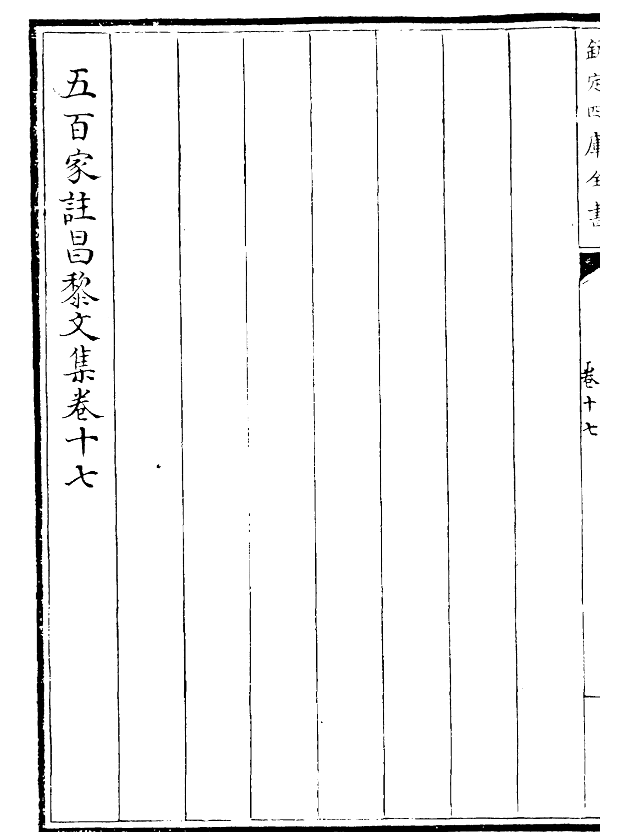
誠信無邪妄詐佞之心一作無邪佞詐妄之心彊志而婉容和平而有立其趨事靜以敏著美名而負屈稱者其日已久矣補注正元二十一年述古中進士第一有韋羣玉者京兆之從子元補注正十七年十月吏部侍郎韋夏卿為京兆尹其文有可取者其進而未止者也其為人賢而有材一作行志剛而氣和樂於薦賢為善其在家無子弟之過居京兆之側遇事輒爭不從其令而從其義求子弟之賢而能業其家者羣玉是也補注羣玉不見於登科記公之所薦十八人九第而羣玉獨遺豈有凡此四子司以京兆從子之故遠嫌畏譏矯而黜之邪

皆可以當執事首薦而極論者主司疑焉則以辯之問焉則以告之未知焉則殷懃而論之論一作語期乎有成而後止可也有沈杞者補注貞元十八年杞中進士第張苰者補注元和二年苰中進士第一作弘尉遲汾者補注正元十八年汾中進士第　尉音鬱汾扶分切李紳者補注紳字公垂元和元年進士第會昌中為丞相張後餘者補注元和二年後餘中進士第明年疽發背死李翊者補注正元十八年中進士第　或文或行皆出羣之材也嚴曰侯喜字叔起摭言云貞元十八年權德輿主文陸傪員外通榜帖韓文公薦十人上四人曰侯喜侯雲長劉述古韋紓其次六人沈杞張苰尉遲汾李紳張後餘李翊而權公三榜共放六人苰紳後餘不出五年之外皆

捷矣韋紓即羣玉也張俊餘即後餘也摭言所載與此書合凡此數子與之足以收人望得才實主司疑焉則以解之問焉則以對之廣求焉則以告之可也往者陸相公司貢士考文章甚詳愈時亦幸在得中孫曰正元八年陸贄知舉賈稜等二十三人登第公與焉一本無幸字而未知陸之得人也其後一二年所與及第者皆赫然有聲原其所以亦由梁補闕肅王郎中礎佐之孫曰肅字敬之礎大歷七年中第十五年辛礎音楚梁舉八人無有失者樊曰歐陽詹傳云詹與韓愈李觀李絳崔羣王涯馮宿庾承宣聯第皆天下選時稱龍虎榜梁舉八人疑此是也其餘則王皆

與謀焉陸相之考文章甚詳也侍梁與王如此不疑也梁與王舉人如此之當也此句一無如此二字至今以為美談自後主司不能信人人亦無足信者一作無所可足信者故蔑然無聞蔑莫結切一作蔑蔑無聞今執事之與司貢士者有相信之資一有與字謀行之道惜乎其不可失也方今在朝廷者多以遊讌娛樂為事獨執事眇然高舉有深思長慮為國家樹根本之道宜乎小子之以此言聞於左右也愈惶懼再拜





五百家註昌黎文集卷十七

五百家註昌黎文集卷十八　宋　魏仲舉　編

書

與鳳翔邢尚書書

孫曰尚書名君牙瀛州樂壽人貞元三年三月為鳳翔尹鳳翔隴州都防禦觀察使尋遷左神策行營節度鳳翔隴州觀察使加檢校工部尚書十五年三月卒韓曰公貞元十一年五月去京師有不遇時之歎過潼關由鳳翔以書抵君牙蓋是年六月云與鳳翔一本作與西京節度使

愈再拜一本作月日客有韓愈者再拜上書尚書閣下布衣之士嚴曰阮籍奏記蔣濟曰夫布衣窮居韋帶之士王公大人所以屈體而下之者為道存也身居窮約不借勢於王公大人則無以成其志王公大人功業顯著不借譽於布衣之士則無以廣其名是故布衣之士雖甚賤而不諂王公大人雖甚貴而不驕其事勢相須其先後相資也今閤下為王爪牙為國藩垣威行如秋仁行如春戎狄棄甲而遠遁朝廷高枕而不虞是豈負大丈夫平生之志願哉是豈負明天子非常之顧遇哉豈一作當赫赫乎

洸洸乎孫曰洸洸武勇皃詩武夫洸洸是也○洸音光一本無洸洸乎三字功業逐日以新聲名隨風而流宜乎讙呼海隅高談之士奔走天下慕義之人使或願馳一傳祝曰傳驛遞也周禮傳達於四方○傳音轉或願操一戈納君於唐虞收地於河隍嚴曰隍音皇水名出金城臨羌塞外東入河然而未至於是者亦蓋有其說云一無其字豈非待士之道未甚厚遇士之禮未甚優請粗言其事閤下試詳而聽之夫士之來也必有求於閤下夫以貧賤而求於富貴正其宜也閤下之財不可徧施於天下在擇其人之

賢愚而厚薄等級之可也假如賢者至閤下乃一見之愚者至不得見焉則賢者莫不至而愚者日遠矣假如愚者至閤下以千金與之賢者至亦以千金與之亦一作又則愚者莫不至而賢者日遠矣樊曰先是有布衣張汾者無紹而干君牙軒然坐客上會吏摘簿書以盜設宴錢五萬君牙怒其欺汾不謝去曰吾在京師聞邢君牙一時豪俊今與設吏論錢云何君牙慙遽使引為上客留月餘以五百金為贈故公之辭云耳欲求待士之道盡於此而已矣欲求士之賢愚在於精鑒博採之而已矣精鑒於已固已得其十七八矣又博採於人百無一

二遺者焉若果行是道愈見天下之竹帛不足以書閤下之功德矣天下之金石不足以頌閤下之形容矣愈也一有固字布衣之士也生七歳而讀書嚴曰大歴九年也皇甫湜云先生七歳好學言出成文十三而能文建中元年也二十五而擢第於春官嚴曰貞元八年或云退之貞元十一年去京師過潼關遊鳳翔以書抵邢君牙不得意去以文名於四方前古之興亡未嘗不經於心也一無也字當世之得失未嘗不留於意也嘗以天下之安危在邉故六月于邁補注詩從公于邁來觀其師及至此都一無至字徘徊而不能去者

一作而不能速去者一作而不敢遽進者誠悅閣下之義願少立於階墀之下望見君子之威儀也居十日而不敢進謁者誠以左右無先為容也孫曰漢鄒陽曰蟠木根柢而為萬乘器者以左右先為之容也一作居十日而不敢將涉者以佐理為先容也一作无先為之容懼閣下以衆人視之則殺身不足以滅恥徒悔恨於無窮故先陳此書叙其所以來之意一本重有之字閣下其無以為狂一無其字無一作毋而以禮進退之幸甚幸甚愈再拜

為人求薦書

其聞木在山馬在肆孫曰莊子求馬於唐肆肆猶廄也過之而不顧者雖日累千萬人未為不材與下乘也及至匠石過之而不睨孫曰莊子匠石之齊石當時匠名也伯樂遇之而不顧然後知其非棟梁之材超逸之足也逸一作遠以其在公之宇下非一日而又辱居姻婭之後孫曰爾雅婿之父曰姻兩婿相謂曰婭詩瑣瑣姻婭是生於匠石之園長於伯樂之廄者也於是而不得知假有見知者千萬人亦何足云爾一無爾字今幸頼天子每歲詔公卿大夫貢士若其等比一無比字咸得以薦聞是以冒進其

說以累於執事亦不自量已一有也字然執事其知其何如哉昔者有鬻馬不售於市者祝曰說文售賣物去手也承諂切知伯樂之善相也從而求之伯樂一顧價增三倍樊曰燕代見齊王先說淳于髡曰人有賣駿馬者比三旦立市人莫之知往見伯樂伯樂乃還而視之去而顧之一旦而馬價十倍今臣之欲以駿馬見於王足下有意為臣伯樂乎見戰國策○一本作馬價三倍其與其事頗相類一有以字是故始終言之爾某再拜

應科目時與韋舍人書

嚴曰即貞元九年宏辭試也

月日愈再拜一云應博學宏詞前進士韓愈謹再拜上書舍人閣下天地之濱大江之濆祝曰說文濆水涯也詩鋪敦淮濆○濆扶文切曰有怪物焉蓋非常鱗凡介之品彙匹儔也孫曰介蟲之有甲者匹一作比其得水變化風雨上下於天地不難也其不及水蓋尋常尺寸之間爾孫曰六尺曰尋倍尋曰常無高山大陵曠途絕險為之關隔也然其窮涸不能自致乎水涸下各切為獱獺之笑者祝曰獱亦獺屬獱獺水狗也禮記獺祭魚選獱獺睒瞲乎匳空○獱音賓獺他各切蓋八九年矣一作十八九矣如有力者哀其窮而運轉之蓋一舉手一投足之勞也然是物

也負其異於衆也且曰爛死於泥沙吾寧樂之若俛首帖耳帖記協切搖尾而乞憐者非我之志也是以有力者遇之熟視之若無覩也其死其生固不可知也今又有有力者當其前矣聊試仰首一鳴號焉庸詎知有力者不哀其窮而忘一舉手一投足之勞而轉致之清波乎一無致字一作波濤乎其哀之命也其不哀之命也知其在命而鳴且號之者趙作且呼號之者一作且嗚號之者亦命也愈今者實有類於是是以忘其疎愚之罪而有是說焉閣下其亦憐察

之

荅劉正夫書

樊曰正夫或作巖夫書云某於足下忝先進又嘗從遊於賢尊給事給事劉伯芻也公詩有和虢州劉給事使君新題二十一詠即其人伯芻三子寬夫端夫巖夫巖夫字子耕登元和十年進士第

愈白進士劉君足下辱牋教以所不及既荷厚賜且愧其誠然幸甚幸甚舉進士於先進之門何所不往先進之於後輩苟見其至寧可以不荅其意邪來者則接之

舉城士大夫莫不皆然（一作皆能然）而愈不幸獨有接後輩之名（一無之字）名之所存謗之所歸也有來問者不敢不以誠荅或問為文宜何師必謹對曰宜師古聖賢人曰古聖賢人所為書具存辭皆不同宜何師必謹對曰師其意不師其辭又問曰（一無問字）文宜易宜難必謹對曰無難易（嚴曰李習之云天下之語文章其愛難者則曰文章宜深而不當易其愛易者則曰文章宜通不當難此皆偏滯而不流未識文章之所主也書曰朕堲讒說殄行震驚朕師詩曰苑彼柔桑其下侯旬此非易也書曰允恭克讓光被四表格於上下詩曰十畝之間兮桑者閑閑兮此非難也○一作無難無易）惟其是

而已矣一作惟其是耳如是而已矣非固開其為此而禁其為彼也夫百物朝夕所見者人皆不注視也及覩其異者則共觀而言之夫文豈異於是乎漢朝人莫不能為文獨司馬相如太史公劉向揚雄為之最之一作文然則用功深者其收名也遠若皆與世浮沉不自樹立雖不為當時所怪亦必無後世之傳也嚴曰李習之云義雖深理雖當辭不工者不成文宜不能傳也文理義三者兼并乃能獨立於一時而不泯滅於後代能必傳也仲尼曰言之不文傳之不遠足下家中百物皆賴而用也然其所珍愛者必非常物夫君子

之於文豈異於是乎今後進之為文（一作之士為文）能深探而力取之（探他南切）以古聖賢人為法者雖未必皆是要若有司馬相如太史公劉向揚雄之徒出必自於此不自於循常之徒也若聖人之道不用文則已用則必尚其能者能者非他能自樹立不因循者是也有文字來誰不為文然其存於今者必其能者也顧常以此為說耳（顧常一作顧必當）愈於足下忝同道而先進者又嘗從遊於賢尊給事既辱厚賜又安得不進其所有以為荅也足下以

為如何一無以為二字愈白

答殷侍御書

韓曰殷侍御殷侑也公嘗薦侑堪任御史大夫太常博士後又有序送其自太常博士遷尚書虞部員外郎兼侍御史副李孝誠使回鶻則知殷侍御為侑无疑○一本題作殷衙侍御又一作侍郎

某月日愈頓首辱賜書周覽累日竦然增敬慼然汗出以慙愈於進士中粗為知讀經書者一來應舉事隨日生雖欲加功竟無其暇遊從之類相熟相同不教不學

闕然不見已缺日失月亡月字或亦作日以至於老所謂無以自别於常人者每逢學士真儒嘆息踧踖上子六切下資昔切愧生於中頹變於外不復自比於人句前者一作於前人者蒙示新注公羊春秋嚴曰齊人公羊高子夏門人作春秋傳新注殷侑注也退之薦侑狀云兼通三傳旁習諸經注疏之外自有所得又聞口授指畧私心喜幸恨遭逢之晚願盡傳其學職事羈縻未得繼請怠惰因循不能自彊此宜在擯而不教者今反謂少知根本其辭章近古可令敘所注書惠出非望承命反側善誘不倦斯為多方

敢不喻所指八月益凉時得休假假一作暇儻矜其拘綴不得走請務道之傳而賜辱臨執經座下獲卒所聞是為大幸況近世公羊學幾絶何氏注外不見他書樊曰後漢何休任城人太傅陳蕃辟與參政事蕃敗休坐廢錮乃作春秋公羊解詁妙得公羊本意作公羊墨守左氏膏肓穀梁廢疾墨守謂如墨翟之守城不可攻也於是鄭康成乃發墨守鍼膏肓起廢疾休見歎曰康成入吾室操吾戈以伐我乎聖經賢傳屏而不省要妙之義無自而尋非先生好之樂之味於衆人之所不味務張而明之其孰能勤勤拳拳一作綣綣若此之至固鄙心之所最急者如遂蒙

開釋章分句斷一字有其心曉然直使序所注掛名經端也

自託不腐樊曰侚欲求公序所注公羊春秋公亦許其之而序及侚所注今皆無傳或世逸之邪

又奚詞將惟先生所以命愈再拜

答陳商書

集注商元和九年進士會昌五年為侍郎典貢舉此書乃商未第前以文求益於公而公為國子先生時作也

愈白辱惠書語高而旨深三四讀尚不能通曉茫然增愧赧又不以其淺弊無過人智識且喻以所守幸甚愈

敢不吐情實然自識其不足補吾子之所須也所上一無之字

齊王好竽嚴曰事見韓非子有求仕於齊者操瑟而往立王之門三年不得入叱曰吾瑟鼓之能使鬼神上下吾鼓瑟合軒轅氏之律呂客罵之曰王好竽而子鼓瑟瑟雖工其如王不好何是所謂工於瑟而不工於求齊也求一作等

今舉進士於此世一有也字求祿利行道於此世而為文必使一世人不好得無與操瑟立齊門者比歟文誠工誠一作華不利於求求不得則怒且怨不知君子必爾為不也

一作不為也故區區之心每有來訪者來一作求皆有意於不肖者也略不辭讓遂盡言一有之字惟吾子諒察愈頓首

與孟簡尚書書

樊曰孟簡最嗜佛嘗與劉伯芻歸登蕭俛譯次梵言者公元和十四年以言佛骨貶潮州與潮僧大顛遊人遂云奉佛氏其冬移袁州明年簡移書言及公作此書荅之

愈白行官自南迴過吉州孫曰元和十五年貶太子賓客分司孟簡吉州司馬簡字幾道德州平昌人獲吾兄二十四日手書數番一云手示披讀數番忻悚兼至未審入秋來眠食何似伏惟萬福來示云有人傳

愈近少信奉釋氏者一作少奉釋氏者 一作傳愈心近 此傳者之安也一無此傳者之四字 潮州時補注元和十四年正月公謫潮州刺史 有一老僧號大顛頗聰明識道理遠地無可與語者故自山召至州郭留十數日十數一作數十 實能外形骸以理自勝不爲事物侵亂孫曰司馬温公書心經後曰世稱韓文公不喜佛嘗排之予觀其與孟尚書論大顛云能以理自勝不爲事物侵亂乃知公於書無所不觀蓋嘗徧觀佛書取其精粹而排其糟粕耳不然何以知不爲事物侵亂爲學佛者所先耶 與之語雖不盡解要自胷中無滯礙一本無上六字一本無自字 以爲難得一本云自以爲難得 因與來往及祭神至海上遂造

其廬及來袁州孫曰是歲十月公移袁州刺史留衣服爲別乃人之情非崇信其法求福田利益也孔子曰丘之禱久矣凡君子行已立身自有法度聖賢事業具在方冊可效可師仰不愧天俯不愧人內不愧心積善積惡殃慶自各以其類至何有去聖人之道捨先王之法而從夷狄之教以求福利也詩不云乎豈弟君子求福不回補注詩旱麓之文傳又曰不爲威惕不爲利疚孫曰哀十六年左氏不爲利諂不爲威惕昭二十年左氏君子不爲利疚不爲義回疚病也假如釋氏能與人爲禍福一作祟非

守道君子之所懼也況萬萬無此理且彼佛者果何人哉其行事類君子邪小人邪若君子也必不妄加禍於守道之人如小人也其身已死其鬼不靈天地神祇昭布森列非可誣也又肯令其鬼行胷臆作威福於其間哉進退無所據而信奉之亦且惑矣一作非大惑歟且愈不助釋氏而排之者其亦有說孟子有云今天下不之楊則之墨楊墨交亂而聖賢之道不明聖賢之道不明則三綱淪而九法斁孫曰九法九疇之法斁敗也書彝倫攸斁○斁都故切禮樂崩而

夷狄横戶孟切幾何其不為禽獸也故曰能言距楊墨者皆聖人之徒也揚子雲曰古者楊墨塞路孟子辭而闢之廓如也夫楊墨行正道廢且將數百年以至於秦卒滅先王之法燒除經書孫曰始皇三十四年丞相李斯請史官非秦記皆燒之非博士官所職天下有家藏詩書百家語者皆詣守尉雜燒之坑殺學士孫曰始皇三十五年始皇曰諸生之在咸陽者吾使人㢘問或為妖言以亂黔首於是使御史案問諸生得四百六十餘人皆坑之咸陽天下遂大亂及秦滅漢興且百年尚未知修明先王之道其後始除挾書之律孫曰漢惠帝四年始除挾書之律稍求亡書招學

士經雖少得尚皆殘缺一無尚字十亡二三故學士多老死新者不見全經孫曰漢文帝時求治尚書者聞伏生藏於壁中名得之亡數十篇不能盡知先王之事各以所見為守分離乖隔不合不公二帝三王羣聖人之道於是大壊後之學者無所尋逐一所作以以至于今泯泯也泯盡也弭盡切其禍出於楊墨肆行而莫之禁故也孟子雖賢聖不得位空言無施雖切何補然賴其言而今學者尚知宗孔氏崇仁義貴王賤霸而已其大經大法皆亡滅而不救壊爛而不收所謂存十一

於千百安在其能廓如也然向無孟氏（向一作苟）則皆服左衽而言侏離矣（祝曰後漢南蠻傳衣裳班闌語言侏離侏離語不明之貌注蠻夷語聲也○侏侏音朱）故愈嘗推尊孟氏以為功不在禹下為此也（補注張俞論曰韓言孟軻輔聖明道之功不在禹下斯亦過矣予謂揚墨之禍未若洪水然而九年之害非禹不能平孔氏之道雖見侵毀然不由軻而益尊苟毀釁由軻而興則不足謂之孔子之道使聖人復生必不易予言也）漢氏以來羣儒區區修補百孔千瘡隨亂隨失其危如一髮引千鈞緜緜延延寖以微滅於是時也而唱釋老於其間鼓天下之衆而從之嗚呼其不仁甚矣（甚一作耳）釋老

之害過於楊墨韓愈之賢不及孟子補注木鴈鄭少微曰孟韓之功其同二而立言行已其異五孟子於楊墨方其始也禽獸視之而愈則曰火其書廬其居人其人一旦逃而歸也孟子受之而已矣而愈則序文暢詩澄觀此其同者二也孟子曰堯舜不偏愛急親賢也愈則曰一視而同仁孟子言必稱堯舜愈則曰王易王霸易霸也孟子曰性本善也而愈品為三孟子曰墨亂孔也而愈合為一孟子藐大人輕萬鍾召之則不往也愈則佞于頔干宰相此其異者五也其曰韓愈之賢不及孟子可謂能自知矣

○藐莫角切

孟子不能救之於未亡之前而韓愈乃欲全之於已壞之後嗚呼其亦不量其力且見其身之危莫之救以死也雖然使其道由愈以粗傳雖滅死萬萬無恨

天地鬼神臨之在上質之在傍又安得因一摧折自毀其道以從於邪也籍湜輩（湜音植）雖屢指教不知果能不叛去否辱吾兄眷厚而不獲承命惟增慙懼死罪死罪

愈再拜（補注鄧瑀曰韓愈始論佛骨似有闢邪說距詖行之意斥守潮陽與大顛往來海濱及得孟簡書文過飾非至令仕宦傳其真與大顛對釋氏之徒撰大顛之辭以非之誠自取也交可不擇哉）

荅呂毉山人書

愈白惠書責以不能如信陵執轡者（樊曰史記魏公子无忌昭王少子安釐王異母弟也安釐王即位封公子為信陵君魏有隱士侯嬴為大梁夷門監者公子從車騎虛左自迎侯生

攝弊衣冠直上載公子上坐欲以觀公子公子執轡愈恭夫信陵戰國公子欲以取士聲勢傾天下而然耳如僕者自度若世無孔子不當在弟子之列以吾子始自山出有朴茂之美意恐未磨礲以世事又自周後文弊百子為書各自名家亂聖人之宗後生習傳雜而不貫一作實故設問以觀吾子其已成熟邪一作乎將以為友也其未成熟邪將以講去其非而趨其是耳一作去非而趨是耳不如六國公子有市於道者也方今天下入仕惟以進士明經及卿大夫之世耳其人

卒皆習熟時俗工於語言識形勢善候人主意故天下靡靡日入於衰壞恐不復振起務欲進足下趨死不顧利害去就之人於朝以爭救之耳非謂當今公卿間無足下輩文學知識也不得以信陵比然足下衣破衣繫麻鞋卒然叩吾門吾待足下雖未盡賓主之道不可謂無意者也足下行天下得此於人蓋寡一無此字乃遂能責不足於我此真僕所以汲汲求者議雖未中節其不肯阿曲以事人者阿曲一作效俗一作效阿俗一作攻阿曲灼灼明矣方將坐

足下三浴而三熏之樊曰齊使人請管仲於魯於是嚴公使束縛以與齊使使受之而退比至三釁三浴之小白親迎之郊而與之坐問焉注以香塗身曰釁熏一作釁聽僕之所為少安無躁愈頓首

答渝州李方古使君書

韓曰方古貞元十二年進士書所言河南事迹或以公嘗為河南令疑其指此然觀書意當是李使君以河南事迹屬公有言於朝也房式嘗為河南尹及卒謚曰傾韋乾度以劉闢作難發兵署牒首曰闢副曰式大節已虧不宜得謚唯李虞仲謂不然意使君之欲辨河南事迹者此耳

乖隔年多不獲數附書狀一無狀字慕仰風味未甞敢忘使至連辱兩書告以恩情廹切不自聊賴重序河南事迹本末文字綢密典實可尋而推究之明萬萬無一可疑者欽想所為益深勤企豈以愈為粗有知識可語以心而告之急哉是比數愈於古人而收之何幸之大也愈雖無節槩知感激若使在形勢親狎於要路有言可伸之一作有言可信之望雖百悔吝不敢默默今既無由緣進言言之恐益累髙明是以負所期待竊竊轉語於人不見成

效此愈之罪也然不敢忘去其心期之無已一無上以四字報見待惟且遲之且一作宜勿遽止罷止一作弃幸甚莊子云知其無可奈何而安之若命者聖也孫曰莊子德充符曰知其不可奈何而安之若命唯有德者能之傳曰君子俟命孫曰禮記君子居易以俟命然無所補益進其厭飫者秖增媿耳良務寛大愈再拜

元稹與史館韓郎中書

補注元和八年正月乙亥以愈為比部郎中史館修撰

郎中退之足下稹前與襄州文學掾甄逢遊善逢即

故刑部員外郎濟之子（孫曰濟字孟成定州無極人）濟天寶中隱於衛之青巖山（孫曰濟隱青巖人服其操行約不敢漁）採訪使苗公等五人（孫曰苗公名晉卿）皆以狀薦凡十徵不起末以左拾遺就拜之（孫曰天寶十年）適值祿山朝奏京師懇於上前求為賓介玄宗可其奏（孫曰授濟大理評事充范陽節度掌書記）祿山還至衛縣遣太守鄭遵意詣山致命輟行信宿以俟之甄生懼及其難俛首從事至天寶十二載祿山反狀潛兆慮不得脫乃偽瘖其口復隱青巖（孫曰濟察祿山有反謀不可諫衛令

齋祀誠信可託乃求使至衛具以誠告令弟澄密求羊血以為備至夜偽嘔血疾不能支遂舁歸踰年而禄山叛即日遣偽節度使蔡希德縅刃逼召且曰或不可强斬首來徇既而甄生噤閉無言延頸承刃氣和色定若甘心然希德義而舍之禄山亦不能致孫曰禄山使希德領行戮者李揆等二人封刀來名察濟詐不起即就戮之濟引頸以待希德嗟歎以實病告慶緒繼逆虜而因之於東都安國觀代宗復洛甄生臥匡床詣元帥府至則號摽自治代宗為之動色遂命傳至長安肅宗高其行因授館於三司治所

令從賊官因慙拜之受汙者莫不俯伏仰歎恨不即死於其地孫曰慶緒强舁濟至東京至德二載十月元帥廣平王俶平東都濟起詣軍門上謁俶遣詣京師上命館之於三司令受賊官爵者列拜之以媿其心以濟為秘書郎竇應初拜禮部員外郎且夫辨所從於居易之時堅直操於利仁之世而猶褊淺選愞者之所不為蓋拂人之心難而害已之避深也况乎天下亂矣王澤竭矣夫死忠者不必顯從亂者不必誅而曰眷眷本朝甘心白刃難矣哉是以理平則為公為卿世變則為虵為豕為鏡為梟者十

嘗八九焉若甄生冕弁不加於其身禄食不進於其口於天寳盖青巖之一男子耳及亂則延頸受刃分死不回不以不必顯而廢忠不以不必誅而從亂參合古今之士皆百一焉積嘗讀注記補注國史為注記缺而未書謹備所聞盖欲執事者編此義烈以永永於來世耳子逢始生之歲孫曰大歴中濟卒于襄州有子曰逢顔太師補注顔真卿崔太傅補注崔祐甫皆為歌詩以美賢者之有後且序甄生之本末云及逢既長耕先人之舊田於襄之宜

城孫曰宜城縣楚昭王廟堧地廣九十畝濟立墅其左屏居歷年卒讀書為文不詣州里歲饉則力耕節用以給足親戚歲穰則施餘於其鄰里鄉黨之不能自持者前後斥家財排患難於朋友者數四由是以義聞襄之守狀為文學始就羈於吏職積閻風既久因與之遊逢每寃其父之名不在於史將欲抱其所寃詣京師告訴於司史氏蓋行有日矣以愚料之甄子僕短馬疲言簡行孤得不為驕閽之所排訶則權力者疑誕以臨之固無自而入

矣因曉生以自入之勢且告以執事者辱與稹遊願得所宄之狀告甄生厚相信待由是輟行既而自思滓賤之中猶顧責所聞於執事得非愚且僭邪然而誚笑之暇幸垂察焉

荅元侍御書

集注公拜比部郎中史館修撰元稹以書言甄濟父子事丐公筆之於史公荅以此稹書見上嚴曰稹字微之實録云元和九年十月甲子韓愈考功郎中依前史館修撰十二月戊午知制誥此書作九月五日盖九年在史館時也

九月五日愈頓首微之足下前歲辱書論甄逢父濟祝曰甄姓也陳留風俗傳舜陶甄河濱其後為氏○甄音真識安祿山必反即詐為瘖棄去祿山反有名號又逼致之濟死執不起卒不汙祿山父子事又論逢知讀書刻身立行勤巳取足不干州縣斥其餘以救人之急足下繇是與之交欲令逢父子名迹存諸史氏足下以抗直歐本抗字作伉喜立事斥不得立朝失所不自悔孫曰元和五年稹以監察御史分司東都執政以其年少務作威福貶江陵府士曹喜事益堅微之乎子真安而樂之者謹詳足下所論

載校之史法若濟者固當得附書今逢又能行身幸於

方州大臣方一作十以標白其先人事白一作目載之天下耳目

徹之天子追爵其父第四品孫曰元和八年正月以袁滋為襄州刺史山南東道

節度使滋辟逢為文學掾且表其父節行與擢皐同科

宜載國史詔曰存樹風節謂之立名没加褒贈所以誘

善故朝散大夫著作郎兼侍御史甄濟早以文雅見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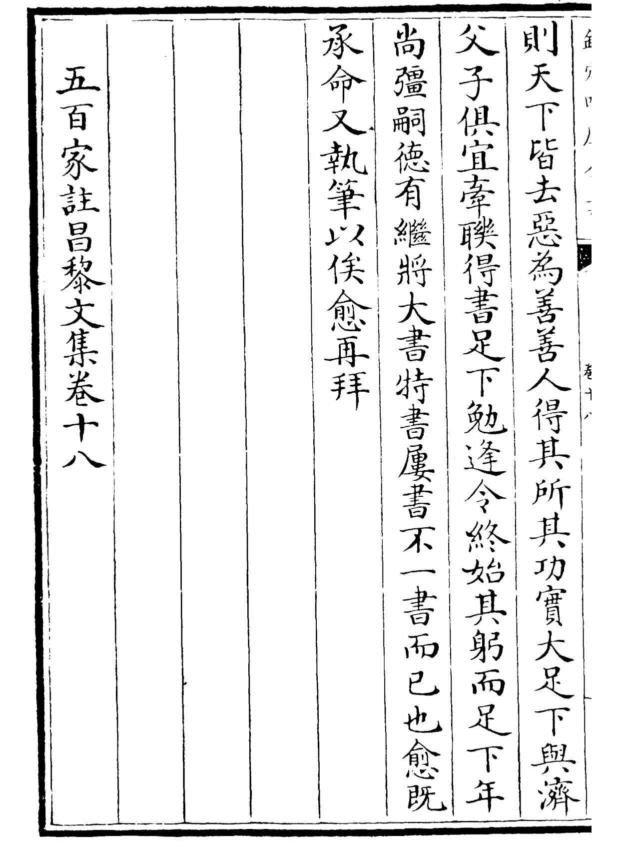
於時當因辟召亦佐戎府而能保堅貞之正性不履危

機覩逆亂之潛萌不從脅污義聲可傳於竹帛顯贈未

賁於松楸藩方所陳允叶彛典追加命秩以奬忠寃可

贈秘書少監赫然驚人逢與其父俱當得書矣濟逢父子自

吾人發春秋美君子樂道人之善夫苟能樂道人之善



則天下皆去惡為善善人得其所其功實大足下與濟

父子俱宜牵聨得書足下勉逄令終始其躬而足下年

尚彊嗣德有繼將大書特書屢書不一書而已也愈既

承命又執筆以俟愈再拜

五百家註昌黎文集卷十八

謹案卷十七第九頁前三行注不嗜上一無有字刋本上訛士今改

第九頁後二行猶有好惡如此之異者刋本有訛是據東雅堂及天德堂本改

第十頁前二行車謂牙車也刋本牙車訛車牙據左傳杜預注改

第十頁前五行頭髮五分亦白其一刋本脫一字據考異及文章正宗增

第十頁前七行及八行小兒女滿前能不顧念刋本女下衍子字又能不訛不能念字又誤屬下句據考異及文章正宗删改又注滿下一有眼字刋本下訛字有訛作又脱字字據考異改增

第十四頁後二行而小人得福為幸刋本為幸訛為不幸據考異及文章正宗删

第十六頁後三行注所載叔向母之辭刋本脱母字據左傳增

第十七頁前三行即人必大怪之也刊本必訛亦據文章正宗及天德堂本改

第二十頁後八行注尉遲汾刊本脫尉字據王定保增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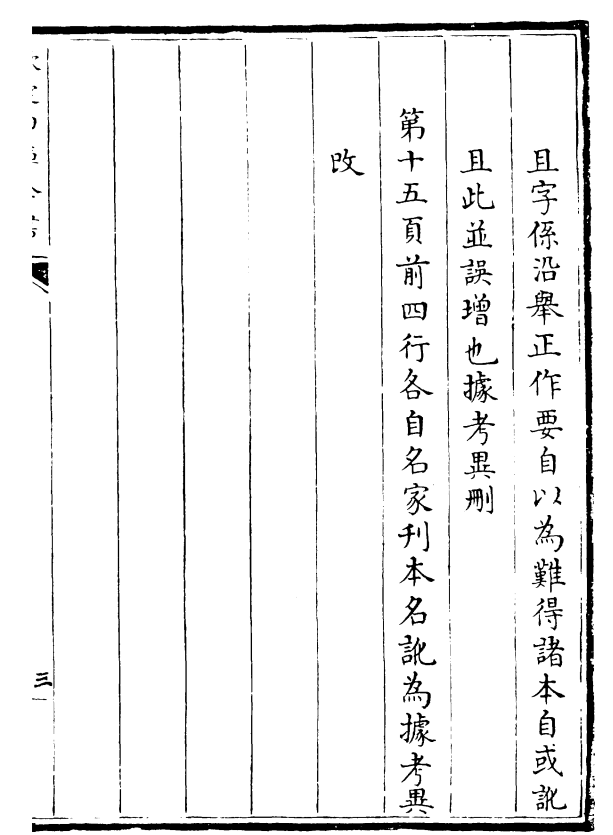
卷十八第一頁後一行注阮籍奏記蔣濟刊本籍訛嗣應由誤摘其字耳今改

第六頁前三行題注又嘗從遊於賢尊給事刊本又訛未據本書改

第六頁前七行舉進士考異作凡舉進士者文義較優存異

第八頁後三行不復自比於人句前者注一作於前人者刋本從諸誤本作不復自比於前人者注一作於人前者按前者二字當屬下句而注誤本於其下據考異改仍以考異於人下注句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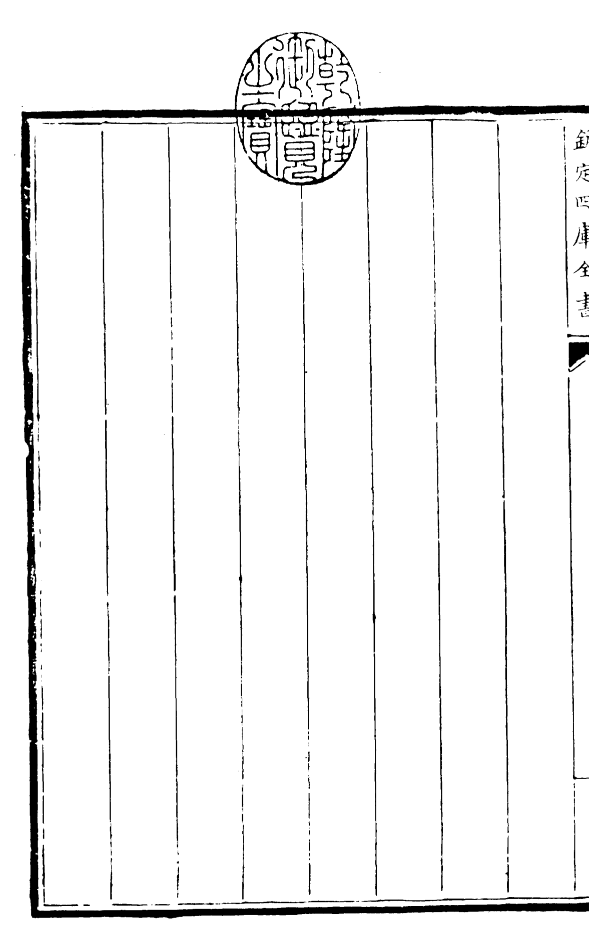
第十一頁前七行要自胷中無滯礙刋本要下衍


且字係沿舉正作要自以為難得諸本自或訛

且此並誤增也據考異刪

第十五頁前四行各自名家刋本名訛為據考異

改



總校官庶吉士臣侍朝
校對官庶吉士臣陳文樞
謄録貢生臣潘沛然
謄録監生臣勵世馨